

160
7
1

標註十八史略讀本

六

標註十八史略讀本

大正九年再補

六

東 京 圖 書 館

七	四	一	雜	漢
冊	一	八	史	書
	號	架	函	門
			類	

建陽 劉刻 標題

白川縣大賀富二再補

再補網鑑五代史

註梁唐晉漢周書

各有二代之史宋

歐陽文忠公始剛

為五代史司馬溫

公修資治通鑑雖

取歐陽公一二論

說而所援引書多

是舊史其言詳詳

略與歐陽公五代

史多有同異

又朱溫降唐拜為

宣武軍節度使賜

名全忠未幾進封

梁王挾天子以號

令諸侯竟移唐祚

又便蒙橫行謂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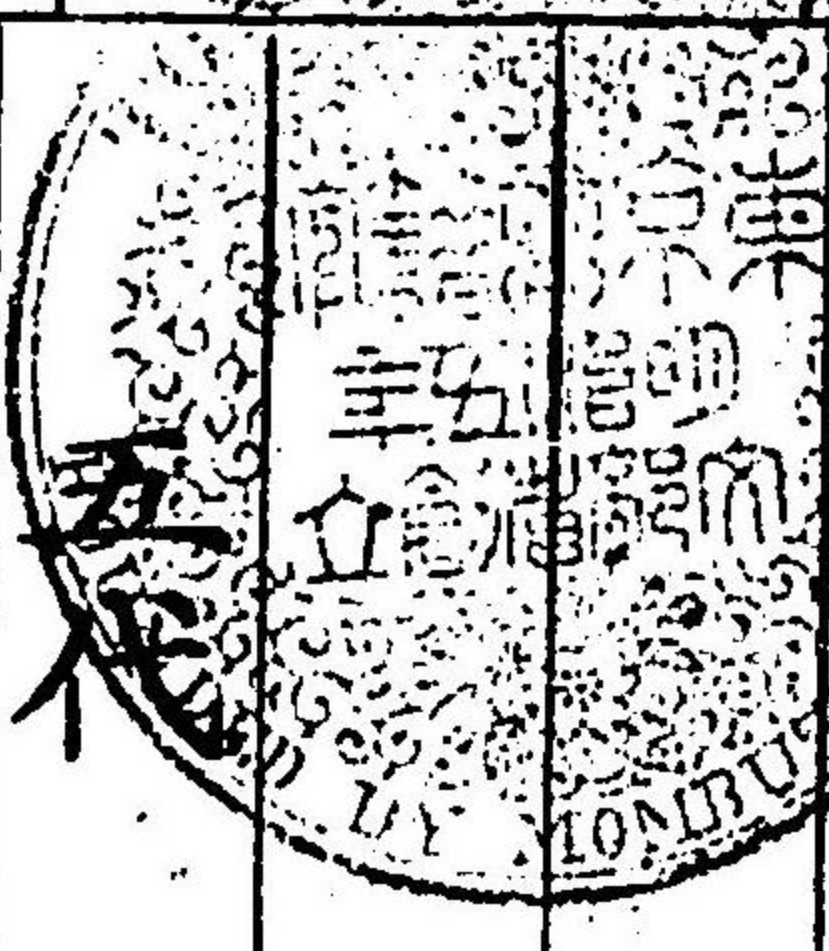
橫肆行侵陵諸鎮

也

齊先生標註十八史畧讀本卷

後學 臨川 陳 殷 音釋

白川縣 大賀富二 補訂



梁 世号後梁後唐 晉漢周皆做此

梁太祖皇帝初名温姓朱氏碭山人朱五經之子也

少無賴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初鎮汴攻併徐

州兗州鄆州攻河北河東諸郡屢與李克用交兵尋

取河中晉絳用兵華岐東降青州南取荆襄橫行諸

鎮間劫遷唐都於洛遂篡唐更名昺封其兄全昱為

王嘗罵之曰朱三汝作天子邪汝從黃巢作賊天子

本言... 卷之...

又表了九日全忠

將受禪凡全忠危

言詰其非全忠有

兄如此獨不愧朱

五經兒矣余獨怪

全豈不能自為及

為其二子辭封知

赤族之禍而不能

避也云々

又庚貞治軍寬簡

無紀律兵贏地變

不敢稱帝但開岐

王府置百官官殿

號令皆擬帝者

又易知錄是時惟

河東鳳翔淮南稱

天祐西川稱天復

年號餘皆稟深正

朔蜀王建與楊蓋

移檄諸道云欲與

岐王晉王會兵興

復唐室卒無應者

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奈何滅唐家三百年

社稷自為帝王行當族滅矣名誠以五經教授故云

鎮汴即宣武節度晉州屬山西平陽即平陽郡華去聲澤音庚朱

忠為宣武宣義太平平讓國節度使先唐以全

貞王岐楊行密為吳王王淮南行密已卒子渥代之

王建王蜀錢鏐王兩浙網鑑注錢鏐提抗王潮據閩

已卒弟審知代之馬殷據湖南網鑑注馬殷至後周

劉隱據廣網鑑注劉隱後改皆自唐末以來割據諸

州王晉之王去聲下王岐王淮之類皆倣此李茂貞

昭宗時封為岐王楊行密以唐僖宗景福元年為淮

南節度招撫流散輕徭薄賦公私富庶遂擬有淮南

之地王建許州舞陽人唐僖宗初陳欽瑄節制西川

田令孜為監軍召建欲致廢下欽瑄疑止之建怒以

兵攻成都殺欽瑄令孜昭宗授以西川節度使遂據

有其地兩浙浙東浙西閩州屬福建今福州王審知

光州固始人唐末黃巢寇亂因有閩嶺五州之地昭

宗就封閩王馬殷許州鄆陵人唐乾寧中拜武安軍

節度使鎮潭州遂有湖南之地劉隱隱祖安仁上蔡

人也後從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梁封為南海

主以馬殷為楚王蜀主王建稱帝晉主李克用

卒初克用有養子曰存孝最驍勇有功養子存信疾

而譖之存孝懼禍而叛克用討獲囚歸惜其才意臨

刑必有為之請者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遂死又

有薛何檀亦勇密與存孝通恐事泄自殺自是克用

兵勢寢弱唐末數為汴人所攻失數州汴兵直抵晉

標主

其弟克寧監軍張

再補晉主病篤命

有唐之遺風

事故其典章文物

避亂在蜀蜀主禮

時唐衣冠之族多

武成國號大蜀是

自帝於成都年號

再補繼擊唐亡建

流良有故矣

蜀主建稱帝

以馬殷為楚王

堅志為唐純臣先

儒稱為唐末第一

又丁南湖曰克用

建乃謀稱帝遺書

晉王云請各帝一

方晉王復書不許

日誓於此生靡敢

失節

又丁南湖曰克用

堅志為唐純臣先

儒稱為唐末第一

又丁南湖曰克用

建乃謀稱帝遺書

晉王云請各帝一

方晉王復書不許

日誓於此生靡敢

失節

承業大將軍存璋
吳琪掌書記盧賈
立其子存勗為嗣
曰此子志氣遠大
必能成吾事爾曹
善教導之又謂克
寧等曰以亞子累
汝亞子存勗小名
也言終而卒
○梁兵侵晉
○梁兵大潰
再補胡致堂曰喪
不事故春秋於
背喪而即戎者皆
深訖之惟其門庭
之寇存亡繫焉然
後從推制而無避
此費誓所以得列
於典護命誥之後
也存勗夾寨之
戰君子深有取者
與之類爾

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寢食後汴兵再圍晉陽
以疲還克用幾欲走會汴兵去而止克用不能與汴
人爭者累年悒悒以至干卒子存勗立時梁兵侵晉
圍路州晉李嗣昭閉城固守踰年梁築夾寨守之
注於潞州城下更築長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重而守之存勗與諸將謀
曰朱溫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必有驕
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取威定霸在
此一舉不可失也帥兵發晉陽伏三垂岡下且乘木
霧直抵夾寨填塹鼓譟而入梁兵大潰遂解潞圍
之為去聲下並同阿讀作過數為之數音朔疫音伐
說文疾也幾音機累上聲邑憂也寨音豺去聲
堅柵曰寨先王謂克用後倣此○淮南將張顥徐溫
帥音率三垂岡在潞州黎城縣

○淮南徐溫弒立
再補易知錄注隆
演以溫為左右都
指揮使軍府事咸
取決焉以幕僚嚴
可求為揚州司馬
○以王審知為閩
王

弒楊渥綱鑑注密子渥嗣為弘農郡王國號吳後為徐知誥所篡遂為南唐溫復殺顥
將吏推立楊隆演徐溫自領昇州而以養子徐知誥
往治之推音退平聲隆演渥弟昇州屬江東即建康

再補審知儉約常
蹶麻屨府舍未嘗
營葺寬刑薄賦公
私富實境內以安
○以劉守光為燕
王

節度使仁恭之子也先是囚其父而自領軍府○梁
夏州亂殺節度李彝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夏州李
氏本姓拓跋上世自唐賜姓鎮久矣族父族○廣
州劉隱卒弟巖代之○劉守光稱燕帝○鎮州王鎔

再補擊要註乾化
元年稱帝改元應
天三年為晉主鎔
勗所滅

定州王處直推晉王為盟主梁攻鎮州襲取諸郡晉
王伐其兵於柏鄉大破之綱鑑注晉非紀乎義者上特假之而行然其破梁之功

○守光稱帝
再補綱鑑守光稱
帝因號木燕晉主
聞之大笑曰侯彼

亂審知據福建○梁以劉守光為燕王守光者盧龍
盡有閩嶺五州○梁以王審知為閩王董

再補綱鑑守光稱
帝因號木燕晉主
聞之大笑曰侯彼

十年吾當問其鼎... 致賀以驕之... 遺太原少尹李承... 勲往用鄰藩通使... 之禮燕與容欲使... 稱臣庭見承勲曰... 吾受命於唐朝為... 太原少尹燕王豈... 得而臣之乎守光... 怒囚之數日竟不... 能屈

亦足少伸大... 義於天下矣... 屬河北即常山郡... 屬趙州帥音率二鎮... 至是慙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遺孽... 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 嗣遂為其子友珪所弒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 乾化初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西都遷都洛... 陽者凡四年友珪自立尋伏誅均王立... 均王名友貞... 疾愈劇且加躁怒愛假子友文之妻將立友文為... 均王名友貞... 帝位未幾唐兵來伐遂自殺而國亡

珪遣馮廷諤刺晃... 腹又出於背... 又均王獲通鑑稱... 均王新五代史稱... 末帝太祖第三子... 初封均王... 晉王執劉守光... 斬之

初為東都指揮使友珪篡殺起兵誅之而即位於汴... 更名瑱... 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 梁賜荆南節度使高季昌爵為王... 契丹阿... 保機稱帝古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橫山南本鮮卑舊... 地元魏時自號契丹初太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太人... 推一人為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邵固者紆衆詔... 許襲王至是諸部以耶律幹里少子阿保機為主并... 奚渤海諸國始建元不復受代國人謂之天皇王

再補綱鑑晉王分... 兵狗燕山後八州... 皆下之進逼幽州... 王方宴將吏擒守... 光適至王詰之曰... 丰人何避客之深... 耶王命掌書記王... 藏草露布藏不知... 故事書之於布遣... 入曳之

契丹阿保機稱... 再補聖要晉王方... 聲橫山縣屬復州... 代耶通鑿作耶音徐... 奚見前唐玄宗紀渤海在遼陽建元立年号

標註下... 卷之... 四

丹為後常以叔父事阿保機

○劉巖稱帝國号

再補劉巖用楊洵

潛計立學校設選舉

○蜀王宗衍立

○吳溥普立

再補劉巖徐温自

金陵入朝議當為

嗣者或曰蜀先主

謂武侯嗣子不才

君宜自取温正色

曰吾果有意取之

當在誅張顛之初

豈至今日邪使楊

氏無男有女亦當

立之敢妄言者斬

○以錢銀為吳越

國王

○晉王大舉伐梁

再補晉主自將

州劉巖稱越王已而稱帝改國号曰漢后又更名龔

右與後通

更音庚

○吳徐温徙治昇州以徐知誥入輔吳政

治平

○蜀主王建殂子宗衍立

綱鑑知一諸事吳王盡

衆以寬約身以檢求賢才綱規諫除奸猾杜諂

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

○吳

主楊隆演卒弟溥普立

○梁以錢鏐為吳越國王

○

晉與梁連歲交兵梁魏州降于晉晉王入魏拔德州

澶州梁劉鄩晉陽不克而還攻鎮定營晉師敗之

鄆攻魏州晉王又敗之梁又遣兵襲晉陽晉人擊鄆

之晉克衛磁洛相邢滄貝州掠濮鄆梁人決河以限

晉晉王攻拔其四寨已而大舉伐梁戰于胡柳晉周

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晉築德勝南北

兩城梁攻之不克梁招討王璿為晉所敗梁河中降晉鎮

州將弒趙主王鎔晉王討平之先是吳蜀屢書勸晉王稱

帝晉王自謂先主有遺言當務復唐社稷既而得傳國

寶於魏州將佐皆賀勸進不已遂即帝位於魏國號

唐遣李嗣源襲取梁鄆州梁以王彥章為招討唐主

戒德勝守者曰王鐵槍勇決謹之彥章果拔南城進

拔諸寨至揚劉力攻不克而退梁遣彥章攻鄆唐主

救之梁敗彥章死唐以嗣源為前鋒五日入大梁梁

主猶慮諸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尋命其下殺已在

位十一年改元者二曰貞明龍德梁自太祖稱帝至

是二世一十七年而亡

魏州屬河東即魏郡德州屬

山東即平原郡澶音禪屬河

○五

再補綱鑑張承業

請魏州諫曰吾王

世々忠於王室今

河北甫定朱氏尚

存而王遽即大位

殊非從來征伐之

意天下其誰不厭

體乎王何不先滅

朱氏復列聖之深

讐然後求唐後而

再補綱鑑張承業

請魏州諫曰吾王

世々忠於王室今

河北甫定朱氏尚

存而王遽即大位

殊非從來征伐之

意天下其誰不厭

體乎王何不先滅

朱氏復列聖之深

讐然後求唐後而

再補綱鑑張承業

請魏州諫曰吾王

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木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故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太恩欲為王立万年之基耳

又平彥章傷重馬路被擒唐主欲降之彥章曰臣與陛下血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憐而生我何而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事梁而暮事唐此我所不為也

東即領北郭音尋鎮定營鎮州王鎔營定州王處直營敗音并下並同衛屬河東今衛軍府相去聲胡柳未詳所何在兩城所在亦未詳塔音機上聲為晉之為去聲復唐之復音伏傳國寶初僧傳真得之以為常王將齋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至是乃詣行臺而獻之王鐵槍時号彥章為鐵槍南城即南德勝城楊劉城名未詳所在其下皇甫麟已音紀○司馬溫公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兼施宜武逞其詐力奪食諸夏地廣兵強威權日熾至欲無厭遂過唐祚不憐禍自內興不得其死耳哉均王膏梁之子材不遇人以與莊宗為敵能無心乎

唐

唐莊宗皇帝

五代史最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兒有奇表後當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習春秋通大義尤善音律歌舞俳優之戲名存勗沙陀人也本姓朱邪先世立功賜姓李父克用有勇畧一目微眇號獨眼龍為唐平黃巢立大功王子

尚在乃還自稱尊其視朱温劉守光相去無幾何使軍子能掃滅朱氏復立唐後綱目必因其以天祐紀年繼續唐統而不絕之矣

又大人稱父也尊養時晦本周頌語也謂武王初有於鏢之師而不用退自猶養與時偕晦躬絕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又綱鑑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窮者數四類李紹求力戰得免趙主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係於王本

晉與朱氏為仇暮年頗為所感憂形於色存勗幼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極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說臨終立為嗣謂其下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年十七嗣晉王位即舉兵破梁

解路圍自是連勝梁祖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吾兒豚犬耳朱邪五代史云夷狄無姓朱邪部族之号後

討使康承訓前鋒擊滅雁一勳賜姓李名國昌克用國昌子為唐為所之為並去聲下同王平聲將音漿說音悅其下王弟克一寧監軍張一承業大一將李存璋吳珙李亞子存勗小一名存勗東併幽

州北卻契丹南與梁夾河百戰先是晉陽監軍故唐官者張業業為晉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攻戰連年

朝中與保於王奈... 謂使者曰定天下... 者非百戰何由得... 之安可但深居帷... 房以自肥乎一旦... 將出李存審叩馬... 泣諫曰大王當為... 天下自重先登陷... 陳存審之職也王... 為之攬書而還他... 日輕出為謝彥章... 所困始以存審之... 言為忠

接應不之皆兼業力... 內侍之師法矣為... 用顧託不敢違貞... 其身義也使中常... 之相兼業意在復... 止慟哭曰諸侯血... 矣悒悒成疾而卒... 梁都大梁已而遷... 成業至是權兼內... 他相受成而已... 荆南高季興入朝... 為南平主蜀主王... 行盤遊滯酒國亂... 盜起唐遣皇

再補擊要季興入... 朝唐主待之甚厚... 從容問曰朕欲用... 兵於吳蜀二國何... 先季興以蜀道險... 難取乃對曰吳地... 薄民貧克之無益... 不如先伐蜀夕土... 富饒又主荒民怨... 伐之必克然後順... 流而下取吳如反... 掌耳唐主曰善... 以孟知祥為西... 川節度使

子繼岌與郭崇韜伐之遂滅蜀... 信讒殺崇韜而還... 者銜之至是成都... 命分道招討淹留... 推帝遣往觀皇... 為西川節度使... 刺史帝幼習音律... 謂之李天下嘗自... 遽前批其頰帝失... 呼邪帝悅諸伶出... 出氣亦有互相附... 恣為讒慮帝踈忌... 宿將

而善之許復故任
 ○伶人侮弄搢紳
 ○昧忘宿將
 再補入主以一身
 理億兆誠宜謹慎
 杜其微又昧忘親
 信其能令其終哉
 又魏博指揮使楊
 仁晟將所部兵戍
 瓦橋關
 又便蒙嗣源至鄴
 城下令軍中詰且
 攻城是夜從馬直
 軍士張破敗作亂
 帥衆大譟
 又綱鑑今欲與城
 中合勢請主上帝
 河南令公帝河北
 嗣源涕泣諭之不
 從乃詭說得出遂
 引兵向大梁
 又便蒙外兵城外

不恤軍士數出遊獵蹂踐民田上下咨怨魏
 博將戍瓦橋代歸復遣留屯貝州遂作亂奉趙在禮
 入據鄴都唐遣將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大譟曰
 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
 主上不赦從馬直數卒喧競遽欲盡誅其族我輩初
 無叛心但畏死今欲與城中合勢拔白刃擁嗣源入
 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嗣源詭辭得出綱鑑
 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
 所歸我為公出救之在禮乃聽嗣源詔真俱出城宿
 魏一縣散一兵將召兵攻亂者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
 幸為凶人所劫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嗣
 源乃南趨相州譖者奏嗣源已叛綱鑑曰於嗣源之
事得之甚恕者何

之兵即嗣源等所
 領者言城中趙在
 禮等獨納嗣源不
 受外兵
 又綱鑑李紹宗奏
 嗣源已叛與賊合
 嗣源遣使上章自
 理一日數章皆為
 紹宗所遏不得通
 又易知錄嗣源今
 安重誨接檄會兵
 李從珂將所部兵
 趣鎮州與厚候將
 至建立合倍道從
 嗣源々々分三百
 騎使石敬瑭將之
 前驅李從珂為殿
 軍勢大振
 ○嗣源據大梁
 再補丁南湖曰莊
 宗以弱年制服諸
 將奄有天下可謂

哉以嗣源非有篡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為亂兵所劫
 又欲束身詣闕復為紹宗隔絕迫於逃死既而衆軍
 悅歸然後入洛入汴夫春秋誅心推
 見至隱嗣源本心甚明初無他意也
 嗣源上章自理
 而不得通始疑懼石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城
 而佗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下都會願先往取之
 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
 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以敬瑭為前鋒李從珂為殿引
 兵入大梁唐主如關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
 神色沮喪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從馬直郭從謙
 帥兵攻帝於汜水唐主中流失而殂稱帝僅三歲而
 遇弒改元者一日同光伶人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嗣
 源聞之痛哭乃入洛陽百官上牋勸進不許又三請

社矣而酷好伶優
致有李天下之甄
尤為可醜云々
○百官請嗣源監

再補綱鑑嗣源入
洛陽止于私第禁
焚掠拾莊宗骨於
灰燼之餘而戮焉
又綱鑑李紹真等
請改國号監曰
武皇之基業則吾
之基業也先帝之
天下則吾之天下
也安有同家而異
國乎李琪曰若改
國号則先帝遂為
路人梓官安所託
乎不惟陛下不志
三世舊君吾曹為
人臣者能自安乎
前代以帝支入繼

嗣源監國乃許之繼岌自蜀歸途聞內難至長安自
殺監國立是為明宗皇帝伶人為刺史伶人樂土初
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

所獲帝每思之及入汴匝見泣曰臣所以得生者皆
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戴接使儲德源力也願乞一州
以報之遂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優名唐帝
雜優小名呼去聲下同敬新磨敬姓新磨名此匹迷切擊
也尚諱呼調其重呼李天下也播紳公卿大臣相附之相
如字宿將故舊大臣數出之數音胡魏傳將姓名未詳
瓦橋關在雄州從馬直從去聲直當直也如直殿直
宿之直案嗣源在鄴之夜從馬直軍士張破賊作乱
將召之將音漿為凶之為去聲星行星見星也謂早
行諧者李銘榮上章之上上聲塘音唐珂音軻殿音
顛去聲軍後曰殿帥兵之帥音率記音凡荃蹄六記
水出成泉下流未詳覆音否去聲上殿之上上聲勸
進制即帝位
明宗皇帝本胡人邈佶烈也為晉王克用養子名嗣
源莊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為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

多矣宜用嗣子柝
前即位之禮眾從
之

又胡氏曰李琪之
言是也然國亡君
弒子不得立而他
人是保人臣心不
自安尚有大於此
者乎

契丹德光立
再補易知錄契丹
迷律后愛中子德
光故立之
○閩王延鈞稱帝
○吳揚溥稱帝
○高從誨立
○楚王希範立
○吳越錢元瓘立
再補綱鑑錄寢疾
謂將死曰吾疾必
不起諸兒皆愚懦
誰可為帥者眾泣

受命討鄴為叛卒所推自鄴趨汴入洛遂即位更名
宣綱鑑註初唐主詔賜一名不倍音僅入聲蕃漢馬
連稱者勿避至是乃改名步蕃兵漢兵馬兵步
兵總官屬上十字為句
為叛之為去聲更音庚 ○契丹阿保機卒子德光立
○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驕淫殘暴其下弒之而
立其弟延鈞後稱帝更名璘其下審知養子
延真更音庚 ○吳王

揚溥稱帝 ○南平王高季興卒子從誨立 ○楚王馬
殷卒子希聲立後希聲卒希範立 ○吳越王錢鏐卒
子元瓘立 ○夏州李仁福卒子彝超嗣 ○西川孟知

祥佖東川以知詳為蜀王東川郡屬四川今潼
川府蜀王世孫後蜀 ○唐
秦王從榮驕狼自知時論不與常懼不得為嗣唐主
寢疾遽率牙兵千人至端門下將入禁衛討之從榮

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乃悉出印綸授傳璽曰將吏推爾宜善中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傳璽更名元瑾

兵潰走歸府皇城使斬之唐主悲駭疾劇遂殂唐主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改元者二曰天成長興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賊蠹雖不知書所行暗合於道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綱鑑註明宗承善類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猶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褒賞廉吏嚴治賦蠹故雖四方未平而中土無靖享屢豐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傅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病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子宗王立是為閔帝從宋明宗長子論去聲將音禁衛禁中宿衛之兵皇城使安從益

又賀賈善曰明宗不以位為潔綱目於其得國無訛錄即位數年善多可紀五季之君若明宗者亦可謂賢主矣

某稱其名為衆之為去聲藏音狀治平聲粗音措上聲略也閔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有志為治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斷音端去聲蜀孟知祥稱帝唐潞王反於鳳翔舉兵長驅至洛陽閔帝出奔在位改元應順數月而已潞王立

再補綱鑑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黃貞觀政要大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主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潞王綱鑑註潞王從珂本王氏為明宗養子蓋至是而國姓三變焉方其入洛許軍士人賞百緡及其始也戕民以賣國其終也民散而國亡况從珂既執閔帝罪惡甚重而又促名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敬塘之亂欲不焚死得半名從珂用事者忌之養子也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用事者忌之從珂鎮鳳翔閔帝命移鎮河東將佐以為離鎮必無全理乃移檄鄰道起兵入清帝側從珂至陝諸軍皆

又擊要潞王為鳳

本言... 五... 唐... 用... 事... 者... 朱... 弘... 昭... 馮... 贊... 等... 移... 檄... 鄰... 道... 其... 撤... 其... 力... 不... 能... 獨... 辦... 願... 乞... 降... 藩... 以... 濟... 之... 降... 音... 頂... 平... 聲... 遣... 人... 衛... 州... 刺... 史... 王... 一... 蜀... 主... 孟... 知... 祥... 殂... 子... 昶... 立... 夏... 州... 李... 彝... 超... 卒... 兄... 彝... 殷... 代... 之... 閩... 人... 殺... 其... 王... 璘... 而... 立... 其... 子... 繼... 鵬... 更... 名... 昶... 唐... 主... 初... 與... 河... 東... 節... 度... 使... 石... 敬... 塘... 素... 不... 相... 悅... 唐... 主... 立... 敬... 塘... 不... 得... 已... 入... 朝... 尋... 歸... 鎮... 陰... 為... 自... 全... 之... 計... 唐... 主... 移... 之... 遂... 反... 求... 援... 於... 契... 丹... 契... 丹... 敗... 唐... 兵... 立... 敬... 塘... 為... 晉... 帝... 石... 敬... 塘... 為... 唐... 朝... 翁... 婿... 郎... 舅... 之... 親... 而... 獲... 奪... 常... 以... 叔... 母... 為... 妻... 而... 夫... 婦... 亂... 尊... 妾... 夷... 為... 父... 而... 父... 子... 亂... 為... 中... 國... 主... 臣... 契... 丹... 而... 君... 臣... 亂... 三... 者... 皆... 失... 使... 中... 國... 淪... 胥... 為... 夷... 故... 既... 無... 引... 兵... 向... 洛... 陽... 唐... 主... 自... 焚... 死... 在... 位... 不... 三... 年... 改... 親... 子... 而... 已... 引... 兵... 向... 洛... 陽... 唐... 主... 自... 焚... 死... 在... 位... 不... 三... 年... 改... 晉... 帝... 再... 補... 華... 夷... 之... 辨... 暫... 置... 焉... 國... 而... 家... 而... 身... 各... 自... 有... 其... 權... 利... 失... 之... 則... 國... 非... 其... 國... 家... 非... 其... 家... 身... 非... 其... 身... 石... 晉... 私... 人... 之... 國... 家... 者... 不... 欲... 為... 其... 有... 邪... 奪... 之... 於... 主... 而... 與... 無... 緣... 之... 國... 何... 其... 惑... 也... 契... 丹... 立... 之... 則... 契... 丹... 廢... 之... 可... 矣... 其... 權... 已... 在... 彼... 曰... 我... 為... 彼... 所... 立... 永... 保... 我... 有... 勿... 墮... 是... 豈... 可... 為... 中... 國... 之... 帝... 耶... 又... 致... 堂... 胡... 氏... 曰... 敬... 塘... 之... 罪... 在... 不... 助... 閩... 帝... 苟... 以... 閩... 帝... 失... 國... 則... 當... 尊... 奉... 許... 王... 不... 為... 衛... 州... 之... 事... 而... 歸... 奪... 國... 殺... 君... 之... 惡... 於... 從... 河... 兵... 以... 義... 舉... 名... 唐... 主... 不... 以... 為... 虞... 遂... 得... 歸... 鎮... 公... 主... 在... 洛... 陽... 辭... 歸... 唐... 主... 醉... 唐... 主... 不... 以... 為... 虞... 遂... 得... 歸... 鎮... 公... 主... 在... 洛... 陽... 辭... 歸... 唐... 主... 醉... 唐... 主... 不... 以... 為... 虞... 遂... 得... 歸... 鎮... 公... 主... 在... 洛... 陽... 辭... 歸... 唐... 主... 醉...

迎降至洛宰相馮道等百官班迎遂即位遣人鳩殺

閔帝於衛州用事者朱弘昭馮贊等移檄鄰道其撤

其力不能獨辦願乞降藩以濟之降音頂平聲遣人

衛州刺史王弘贊子繼蜀主孟知祥殂子昶立昶音切夏州

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閩人殺其王璘而立其子

繼鵬更名昶更音庚唐主初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

素不相悅唐主立敬瑭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陰為自

全之計唐主移之遂反求援於契丹契丹敗唐兵立

敬瑭為晉帝石敬瑭為唐朝翁婿郎舅之親而獲奪

常以叔母為妻而夫婦亂尊妾夷為父而父子亂為

中國主臣契丹而君臣亂三者皆失使中國淪胥為

夷故既無引兵向洛陽唐主自焚死在位不三年改

親子而已引兵向洛陽唐主自焚死在位不三年改

元者一曰清泰唐自莊宗至是四主凡一十四年移

通鑿制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敗音拜司馬溫公

曰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功於唐

上元之變詔不能直遂與朱氏相攻紛糾不解至於

晚節鋒銳亦衰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武皇

並戀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

力致命願指如意遂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惜其志

小氣近驕心易生絕及三年墮身亡族明宗無取國

之志而為眾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危難

之中坐神吞之重負宸未安家為煨燼十一

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晉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婿也

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鬪事明宗皆有功內相忌從珂

稱帝敬瑭自河東來朝將佐皆勸留之時久病骨立

唐主不以為虞遂得歸鎮公主在洛陽辭歸唐主醉

唐主不以為虞遂得歸鎮公主在洛陽辭歸唐主醉

實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施中其禍者。

又綱鑑掌書記：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能推誠心，屈節事之，朝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失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於許王。唐主怒，裂其表，抵地以張敬達討之。

○割十六州與契丹

曰：何不且留邊，歸欲與石郎反邪？敬瑭聞之，益懼。尋命移鎮鄆州。敬瑭拒命，唐主發兵討之。采維翰為敬瑭草表，稱臣於契丹，事以父禮，約事捷割地。約事捷，割地之目割。

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以為太過，厚賂金帛，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敬瑭不聽，表至，契丹主大喜，將騎五萬而來，與唐兵戰於晉陽，大敗之。契丹主立敬瑭為帝國號晉。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作冊書命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敬瑭為大晉皇帝。

雲應寰、胡蔚十六州與之。契丹以晉主南下，又破唐兵，至潞州。契丹北還，晉主引而南，唐將校皆飛狀以

再補綱鑑，割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又便蒙還當作遷居洛五月，遷都于汴。

又綱鑑：晉主謀徙都大梁，采維翰因說晉以、大梁北控燕趙，南江、江淮、水陸都會，費用富饒，晉主乃下詔東巡。

○吳徐知誥受吳禪，國號南唐。

迎唐主殂，晉主入都洛已而還汴。晉立病後，蘇齊虞防也。為敬之為去聲。

○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初，徐溫命知誥治昇州，致繁富，城市府舍甚盛。溫自筮居之，知誥入廣陵，輔吳政。溫卒，知誥以中書令鎮昇，而留其子輔吳政。廣金陵城，吳加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至是，遂受吳禪，知誥本徐州李氏子也。自謂唐後國，號唐，尋復姓李，更名昇，是為南唐。

再補聖要：徐氏名知誥，吳太、和、四年，封東海郡王。五年，封齊王。天祚三年，十月，楊溥傳位於於昇，國號唐，改元昇元。尊溥曰讓皇帝。

○契丹改國號大遼。

讓皇世一紀，吳楊行密自梁太一祖，開平元年，偕吳至是。四主，凡二十七年。南唐墓之治平，聲金陵城，即昇州。故曰金陵。復音伏，更音庚，昇音升。○契丹改國號大遼。○吳越王錢元

票主十八，史更讀本卷之六，五代晉高祖，十一。

○閩王曦弒和自

○南漢劉玢立

再補丁南湖曰石

敬培為唐朝翁培

郎舅之親而據奪

其國不義甚矣况

其立國滅三綱棄

五常一傳即滅何

怪乎其然也

又便崇重璿當作

車璿

○南唐李璟立

○閩王延政稱殷

帝

○南漢弒立

再補擊要弘熙玢

弟封晉王弒兄自

立改元乾和

○殷改國号閩

再補擊要閩之故

璿卒子弘佐嗣○南漢主劉龔又更名龔尋殂子玢

立更音庚龔音儼案篇韻並無此字疑當作龔丁德切龍馨也玢音彬○晉主在位不

七歲殂改元者一曰天福齊主立是為出帝又曰少帝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子也高祖臨終命幼子重璿拜

宰相馮道欲其輔立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

君遂立重貴延廣用事兄敬○南唐主李昇殂子璟

立○閩主之弟王延政據建州稱殷帝○南

漢主劉玢之弟弘熙弒玢而自立更名晟更音庚○閩

朱文進弒其主王曦而自立殷主延政遣兵討之閩

人殺文進傳首於殷殷改國號曰閩唐人攻拔建州

延政出降閩亡唐攻福州不克後吳越遣兵取之音傳

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号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於徙子繼昌鎮福州又擊梁初河陽牙將喬榮從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國使往來取易於晉置邸大梁至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凡契丹取易於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不可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乘廣木言曰云々又擊要注荀子國回天下於掌上注國規畫也回轉也

○契丹大舉入寇

將杜威降契丹以兵環晉營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珩謀降契丹契丹主詔曰趙延壽威望素著

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為隣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

遣歸太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

有十萬橫磨劍相待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

為延廣所沮於是契丹入寇渡河晉主自將及遣李

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契丹再至相州引還晉

主又自將追之契丹旋兵南下晉人擊之契丹又敗

走晉主既再勝意契丹不足畏契丹主太舉入寇晉

將杜威降契丹以兵環晉營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珩謀降契丹契丹主詔曰趙延壽威望素著

○契丹大舉入寇

將杜威降契丹以兵環晉營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珩謀降契丹契丹主詔曰趙延壽威望素著

再補學要契丹破

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降契丹遣兵入汴執晉主以

再世一十二年而亡契丹主入太梁胡騎四出剽掠

謂之打草穀丁壯斃鋒刃老弱委溝壑自東西兩畿

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帛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

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遂括都城士民錢帛遣使

者數千人括於諸州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括至初

無頌給皆欲輦歸中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盜起契

丹主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居汴三月而還晉劉

知遠先一月即位於晉陽晉哀計也回圖使初梁太

廣郵復州置回圖一奏運茶於河南北以易緡緡戰

再補學要契丹破

樂城杜重威等大

軍隔絕開封府尹

柔維翰求見晉主

晉主方調鷹於苑

中不暇見維翰嘆

曰晉不血食矣

○胡騎四出

再補便蒙遼人謂

必先斫伐園林然

後驅掠老幼之兵

曰打草穀

又便蒙時府庫空

賜劉昫不知所出

遂括借都城士民

自將相以下皆不

免也都城謂大梁

也

又歷年圖曰高祖

以地尊勢重迫於

精嫌親執臣子之

禮以事我秋路之

去聲為北之為去聲下並同長音張上聲丁壯老弱

丁中壯建者死於鋒及老耄衰弱者棄於溝壑滑州

屬河東判三司官黨判決瑤一鐵度支戶部三司政事

胸音吁去聲應平聲先音霰○司馬溫公曰高祖以

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我秋路之

土地籍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

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捨桑維翰之深謀信景

延廣之狂策內政不脩而外挑強隣能無亡乎

漢

漢高祖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沙陀人也事晉祖敬

墉於兵間功最多晉祖在河東唐潞王移之鎮鄆知

土地籍其兵力以

取天下羽翼未成

不可以高飛國家

未治不可以應敵

齊王捨桑維翰之

深謀信景延廣之

狂策內政不脩而

外挑強隣使流民

塗野草胡騎汗宮

關生為降虜死為

羈魂非不幸也

又便蒙劉知遠居

大原起事及得中

國自以東漢顯宗

第八子淮陽王昞

之後因親漢都

于汴

又胡致堂曰五代

之取國惟威石與

漢為此善於彼蓋

梁篡唐而後唐代

之晉為契丹所滅

漢高祖

十四

而漢興焉非若李源之之逼莊京石敬瑭之奪潞主郭威之逐漢隱帝也

○契丹主耶律元欲立
再補綱鑑註胡本作狐殺狐林者村民於林中射殺二狐因名焉今名死

兵於寺城中肅然後晉祖以知遠鎮河東晉祖殂遺

命以知遠入輔政晉人匿之知遠由是怨朝廷契丹

連入寇晉雖以知遠為行營都統知遠不行契丹滅

晉入太梁知遠稱帝於晉陽知遠還晉陽議下率民財以賞將士去夫人李氏諫

遂入汴國號漢後更名高契丹去乃發太原入洛

契丹主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而死剖腹

實鹽載去人謂之帝靶子兀欲立契胡林未詳牙在靶音巴乾肉曰靶

楚王馬希範卒子希廣立吳越王錢弘佐卒弘

宗立其下廢之而立弘倣統音宗其下南牙

漢主

狐嶺在真定府樂城縣北

又綱鑑漢主不豫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勿弱後事托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

○郭威執政再補綱鑑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制威問策於馮道

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以郭威為鄴都留守

○楚王馬希萼立

殂在位一年改元乾祐子周王立是為隱帝

隱帝名秉祐年十八即位先是漢祖以弟崇尹太

原為留守河東節度使崇與郭威有隙至是威為樞

密使侍中執政崇為自全之計選募勇士招納亡命

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朝廷詔令多不稟義太

融知軍府通鑿作○河中李守貞反郭威督諸軍討

克之守貞自殺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

希廣而自立漢主自即位以來同平章事楊邠總

機政樞密使郭威主征伐侍衛指揮使史弘肇典宿

生記誦而不知理
文士浮華而無實
用誠非治道所貴
以不足貴乃供經
史大訓而廢之
舉下視李士大夫
輕則束之高閣重
則陷之黨錮甚則
投之黃河為此說
者未有能免其身
而不累其國者也
邠以廩實兵強為
賢於禮樂弘肇以
長鎗大劍為可定
國家納賂專權愚
蔽恣橫未幾死於
孽倖之手曾不及
知其綱又豈書生
文士之所為乎
又便蒙禁聲謂禁
口無言使不出聲

再補胡致堂曰書
生記誦而不知理
文士浮華而無實
用誠非治道所貴
以不足貴乃供經
史大訓而廢之
舉下視李士大夫
輕則束之高閣重
則陷之黨錮甚則
投之黃河為此說
者未有能免其身
而不累其國者也
邠以廩實兵強為
賢於禮樂弘肇以
長鎗大劍為可定
國家納賂專權愚
蔽恣橫未幾死於
孽倖之手曾不及
知其綱又豈書生
文士之所為乎
又便蒙禁聲謂禁
口無言使不出聲

也
又綱鑑漢主遺慕
容彥超等將兵拒
之彥超等戰敗遂
還是日漢主出勞
軍大敗為亂兵所
殺

主遣兵拒之或降或不戰而還漢主為亂兵所殺威
白太后迎武寧節度贇未至聞契丹入寇遣威將兵
擊之威至潭州將士大譟裂黃旗以被威軀共扶抱
之呼萬歲震地擁威南行遂代漢漢二世四年而亡

再補便蒙將士教
下人忽大譟曰立
威依天子輒裂黃
旗為黃袍以被威
體
又知遠非有除亂
之才累仁之德偶
然得之已無所馮
藉隱帝驕縱無故
殺大臣其能又乎
又便蒙郭威已為
天子自以為周室
之裔視叔之後故
建國號周都于汴

毛錐子筆也 縱音蹤 縱直也 算法縱一橫五為大之
為去聲 下同 隱帝在位二年 仍號乾祐 武寧徐州
為武寧節度贇 隱帝弟崇之子也 司馬溫公曰高
祖擁精銳之兵 居形便之地 屬胡騎北旋 中州之主
故雍容南面 而天下歸之 豈其材德之首出哉 會其
時之可為也 隱帝雖有南面之號 而政非已出 輕信
群小之言 欲除政虐之臣 禍不旋踵 自然之勢也

周

周太祖皇帝姓郭氏名威太原人也唐莊宗有宮人
柴氏歸其家擇姻一日窺于門見有疾走而過者柴

又綱鑑註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

五國三鎮

○郭雀兒

再補素了九日初魏人柴翁女備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女取裝具分其半以予父母今歸魏曰見見講旁郭舍隊長頂蹕黑為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乃郭威也他日語威曰君貴不可言妾有婦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威因其貨得為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寢間事一日晨起大突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其

氏大驚問何人告者曰從馬軍使郭雀兒也柴氏欲嫁之父母不肯曰汝帝左右人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人柴氏堅不嫁他人竟歸威漢祖鎮河東威為孔目官契丹在汴威勸漢祖舉兵遂成帝業漢隱帝時威專主征伐隱帝欲殺之不克威擁兵入汴已而出禦契丹軍士擁還汴時已迎贊於徐州乃以漢太后令廢贊為相隍公威為監國尋即位自謂周魏叔之後國號周贊崇子也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及聞迎立贊則曰吾兒為帝吾復何求贊廢死崇乃稱帝於晉陽所有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一州之地謂其臣曰顧我是何天子汝等是何節度

妻勸欲極醉因漏言曰花頂漢作天子矣其妻願露之

○北漢伐周不克

再補綱鑑北漢主知遠之弟也歷子鈞孫繼恩繼元至宋太宗與國間始擊滅之

○契丹弒立

再補擊要北漢遣兵伐周契丹主欲引兵會之諸部皆不欲南強之行至新州燕王述輒作亂弒契丹主而自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輒殺之立述律為帝攻元應歷北漢主復以叔父事之

再補擊要北漢遣兵伐周契丹主欲引兵會之諸部皆不欲南強之行至新州燕王述輒作亂弒契丹主而自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輒殺之立述律為帝攻元應歷北漢主復以叔父事之

再補擊要北漢遣兵伐周契丹主欲引兵會之諸部皆不欲南強之行至新州燕王述輒作亂弒契丹主而自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輒殺之立述律為帝攻元應歷北漢主復以叔父事之

再補擊要北漢遣兵伐周契丹主欲引兵會之諸部皆不欲南強之行至新州燕王述輒作亂弒契丹主而自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輒殺之立述律為帝攻元應歷北漢主復以叔父事之

再補擊要北漢遣兵伐周契丹主欲引兵會之諸部皆不欲南強之行至新州燕王述輒作亂弒契丹主而自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輒殺之立述律為帝攻元應歷北漢主復以叔父事之

再補擊要北漢遣兵伐周契丹主欲引兵會之諸部皆不欲南強之行至新州燕王述輒作亂弒契丹主而自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輒殺之立述律為帝攻元應歷北漢主復以叔父事之

再補擊要北漢遣兵伐周契丹主欲引兵會之諸部皆不欲南強之行至新州燕王述輒作亂弒契丹主而自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輒殺之立述律為帝攻元應歷北漢主復以叔父事之

使邪是為北漢遣子美鈞伐周不克遣使乞師於契丹契丹策命北漢主更名旻擇烟歸父母家別求姻對從去聲郭雀兒威微

時刺其頂為雀兒故有此名孔目官掌六曹案牘聲即樓煩已下皆屬山西憲今未詳隆今隆德州屬山西蔚見前沁遼屬山西沁音侵去聲麟今未詳疑

當屬卿卿石接境也石

○契丹述輒弒元欲而自立

述律討殺述輒而代之述輒元欲之子述律述輒弟 ○楚自希廣希

萼以來相攻奪無寧歲其下又廢希萼而立希崇南

唐遣邊鎬擊楚希崇降南唐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楚

亡右楚馬殷自梁太祖開平六年受命為王至是六一王九十四年 ○故楚將劉言

自朗州攻潭邊鎬走言取湖南請命于周周以言鎮

朗王逵鎮潭逵襲殺言於朗以周行逢守朗逵還潭

請兵以擊晉州。梁丹主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乃寐。

又擊虜，周主疾篤，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欲以中瓦棺，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又綱鑑時，群臣希得見周主，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又此役在孝文即位之三月，責斬周將樊愛能何徽等，自是驕將皆卒，殆知所懼，可謂善御。○周漢合戰。

後又以行逢鎮潭，逵自居朗。朗州屬湖廣，即武陵。○周主在位三年，殂，改元者一曰廣順。晉王立，是為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氏。周祖妻兄柴守禮之子也。周祖無子，故養之。周初領節鎮，已而尹開封，封晉王。

周主臨終，命晉王聽政，尋即位。北漢主聞周主殂，大喜，請兵於契丹。契丹遣將楊衮將萬騎，北漢主自將三萬人來。周主欲自將禦之，群臣皆諫，主曰：崇幸太

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以吾兵力之強，破崇如山，歷卯耳。馮道力爭，惟王溥勸行。北漢

主軍于高平，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主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後軍未至，眾心危懼，而主志氣益銳，合戰

再補王溥時為同

平章，周主命趣草制相溥，宣畢曰：吾無恨矣。按孝文之為君也，盛矣哉。史云：時周主以違衆，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高錫上書諫之，而不從，豈不類自用者耶？然即位之月，王溥為相，然而此，彼久之明，以為如何？○北漢兵敗。

再補遷入心於卒然之際，百年姑息之政，豁然革盡矣。是非豪傑之主，則不能也。一旦能改之，而不能繼，則亦

標注八史卷之六

五代周世且

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右軍潰，步軍千餘

解甲降。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禁兵將

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

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楊衮不敢救。北漢主晝夜

北走，僅得入晉陽。周主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

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張永德盛稱趙匡胤智勇，權殿前

荒矣如世宗可謂
豪傑有始終者哉
又便蒙文獻通考
都虞候掌殿前諸
班直及步騎諸指
揮之名籍及訓練
之政也註以為掌
邦刑者誤

○大簡諸軍

再補書法五代之
世兵卒強悍不取
簡汰久矣

○士卒精強

再補初宿衛之士
累朝姑息恐傷入
情由是庸老者衆
每遇大敵不走即
降周主始如其弊

○北漢劉鈞立

再補此事在顯德
三年即孝文即位

都虞候周主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未能

養戰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

大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關命匡胤

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師選之

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節鎮為鎮寧節度使後平聲爭許同高平郡屬山西

漢汾遼憲嵐石沁忻州皆入于周周主攻晉陽不克

引軍還秦階成三州屬鞏昌階○周伐南唐唐遣兵

成鳳州即武階郡鳳州屬陝西○周伐南唐唐遣兵

拒於壽州而敗周主自將大敗唐兵於正陽唐將皇

甫暉姚鳳保清流關主命趙匡胤倍道襲之擒暉鳳

之三年

又唐劉彥貞引兵
來拒李重進大破
之斬彥貞

又唐命齊王景達
將兵二萬趣六合
以拒周趙匡胤奮

擊大破之於是唐
之精卒盡矣

又時唐壽州城中
食盡唐遣兵救之

周主大破唐兵清
淮節度使劉行瞻

病甚不知人監軍
使周延構昇仁瞻

出降周主慰勞賜
資復令入城養病

五代史仁瞻蜀堅
守不下瞻子宗諫

幸其父病謀與諸
將出降仁瞻命斬

之病甚其副使孫

克滁州周師取揚泰光舒蘄州唐兵拒周師復取泰

州攻揚州周主命匡胤屯六合唐兵來攻奮擊大破

之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

明日遍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

莫敢不盡死周主還太梁留兵圍壽州唐兵復江北

諸州周守將皆棄去并兵攻壽州周主復自將如壽

唐人以城降周主還太梁已而復自將攻濠泗皆降

唐團練使郭英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若還降恐為

唐所種族請先遣使稟命然後出降許之使者自金

陵還知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

忠義延鄒謂以兵臨之延鄒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

為叛臣作降表延鄒進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周主克楚

羽詔為仁贍書以

城降是日卒

又遣使之使陳覺

也獻江北四州歲

輸貢物數十萬事

在顯德五年三月

於是江北悉平

○唐主去帝多奉

周正朔

再補銀年十六

事皆決於龔澄樞

等臺省備位而已

○南漢主劉晟殂子

○頭德六年夏四

月周主以北部未

復將幸滄州即日

帥步騎數萬直趣

契丹之境

○周主在位六年

又六十日著其功

之速也世宗之德

政可觀者亦多矣

英主哉

○趙匡胤為前殿

都點檢

再補文獻通考都

點檢位都指揮使

上入則侍衛殿陛

出則扈從乘輿

又即位之明年癸

天下佛寺三十三

百三十六嘗曰吾

聞佛說以身世為

妄而以利人為急

使其真身尚在苟

利於世猶欲割截

況此佛像豈其所

惜哉由是群臣皆

不敢言先儒歐陽

公論之詳矣

恭帝名宗訓七歲即位

又五代紛亂之世

明年春鎮定言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

宜責嚴唯其過也

則天與之高為如

何耶使王佐之士

驛軍士擁還策立周主在位半年遂禪于宋周自太

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壽州屬淮西即壽陽郡敗音拜正陽地在霍北清流

關在徐州清流縣西南潯州屬淮東泰屬淮東即海陵一郡光屬河東蘄州屬淮西復取之復音伏下同六

合縣屬真州濠泗二州皆屬淮西楚朗州王逵為

州屬淮東今淮安府更音庚去上聲朗州王逵為

潘叔嗣所殺將吏迎潭州周行逢入朗行逢併潭朗

有之為去聲○南漢主劉晟殂子銀立銀音○周主自

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離京四十二日而關南悉平議

趨幽州會不豫而止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

州置戍而還往還六十日關南三關在大興雄州屬北平

趙匡胤先是為殿前都指揮使從攻淮南又從征契

丹至是為殿前都點檢從去聲下同○周主在位六年殂

改元者一曰顯德周主在藩韜晦及即位首破高平

之寇人始服其英武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

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

政事發姦摘伏聰察如神間暇則召儒者讀史商確

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

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其惠

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近哀慕子梁

王立是為恭帝在藩為鎮寧節度時發姦摘伏摘音

恭帝名宗訓七歲即位○以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

明年春鎮定言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

驛軍士擁還策立周主在位半年遂禪于宋周自太

綱目卷之二十一 周世宗

輔之而假之教生則其所成就未可量也

祖至是三世實二姓十年而亡

陳橋驛在汴城外半

又便蒙鎮定皆州名二州秦言契丹入寇

溫公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故不賞之功指身無所乘危而發世祖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閩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陳又以抱鼓之際治律曆與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一切未成中道而殞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周神于宋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人也相傳為漢

再補頭德六年周

京兆尹廣漢之後父弘殷為洛陽禁衛將校生匡胤

主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寶巖

於甲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

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

營少從辛文悅學文悅嘗夢邀駕乃匡胤也周世宗

又趙匡胤以所領

時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

歸德軍在宋州遂定有天下之號曰

宋太祖皇帝

宋都於汴太宗分天下為十五路至仁宗又分為二十三路

〇赤光滿室

○赤光滿室

再補便蒙甲與夾通用一統志來馬

世宗丁曰於文書篋中得一本書曰點檢作天子時

營在河南府城外本後唐來馬營宋太祖始生之地

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乃遷之而易以匡胤世宗殂恭

又鄭伯乾評宋祖

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禦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

有天命人謀兩在說可謂建矣然天

始有推戴之議木軍既出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

所命人所謀亦可已乎五代之亂生

日黑光相盪指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驛軍士聚議

民之塗炭極矣天人其可已耶

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且點檢醉卧不

○黑光相盪

知也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

再補世宗已崩使

策木尉為天子點檢驚起披衣則相與扶出被以黃

恭王宰天下天下復亂生民之塗炭何所底止是所以

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拒之不可乃攬轡誓諸

天人不得已也

將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恭帝遂禪位以所

又匡胤曰木后主

領節鎮為宋州歸德軍故國號曰宋

廣漢之後世次未詳數音朔下

市府庫不得侵掠皆應曰諾

再補建隆元年之未帝欲察群情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按是太祖以謀取天下之一端耳其實察人心者必不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一本不上添一亦字

又北漢主帥兵赴之筠見北漢主言魯周太祖恩不敢

同推音退平聲盪音湯去聲黎明天欲明撮音忠貫也上馬之上上聲仁和門汴州城門○呂中曰願潰謂孟子不嗜殺人一言至是又驗矣唐明宗有天聖光相邊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而後見也刻如号令之間秋毫無犯除生靈塗炭之苦草叔李兵戈之禍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即位之初欲陰察群情頗為微行或諫毋輕出上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中外驚服

昭義節度使李筠故周宿將反於澤州

先是帝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著至澤州筠欲拒之賓

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記撫慰北

漢主筠聞之乃以職書結筠同舉上命石守信討之

兵筠逃殺澤州刺史張福提其城

尋親征筠自焚死澤路平

筠為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祖之甥也亦反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重進

自焚死淮南平○荆南高寶融卒弟寶勗代之○南

唐泉州留從効稱藩

泉州屬福建留從効留姓○建

隆二年南唐主李景遷都于南昌以其子從嘉守建

康景殂從嘉立更名煜

南昌府屬江西○上既誅筠

重進召樞密直學士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

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言唐李以來帝王數易由節

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

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皆非

統御才宜授他職上悟召守信等宴酣屏左右謂曰

○留從効稱藩

○南唐遷都南昌

再補帝曰天下自唐李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借竊相踵闢或下之普對曰陛下神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

又便紫統御者謂統御其麾下也石守信傳普數以為

○澤路平

再補自以周室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接于唐唐主以聞

○留從効稱藩

○南唐遷都南昌

再補帝曰天下自唐李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借竊相踵闢或下之普對曰陛下神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

又便紫統御者謂統御其麾下也石守信傳普數以為

○澤路平

再補自以周室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接于唐唐主以聞

○留從効稱藩

○南唐遷都南昌

再補帝曰天下自唐李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借竊相踵闢或下之普對曰陛下神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

又便紫統御者謂統御其麾下也石守信傳普數以為

○澤路平

再補自以周室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接于唐唐主以聞

○留從効稱藩

○南唐遷都南昌

再補帝曰天下自唐李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借竊相踵闢或下之普對曰陛下神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

又便紫統御者謂統御其麾下也石守信傳普數以為

○澤路平

言木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但數人皆非純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萬一軍伍間有以黃袍加身者臨時豈得自由乎

又麾木將旗所以指麾兵卒進退故稱麾下

又石守信以朔戴羽主兵今太祖以此言推之故相感殊甚

又如白駒過隙言其疾速也白駒喻日影也隙壁孔際也過隙猶言易過也

又孟酒際際積年

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然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雖不欲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為子孫計多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

也數音朔易音亦節鎮節度藩鎮非純御才言難制御屏音丙何為之為去聲奸去聲去去聲生死肉骨

藥亦偉矣

石守信等稱疾請罷

再補朱子曰趙韓公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女真貢馬

回鶻于闐來貢

再補國將起也四夷賓服貢物相柔及其奉也失制收之方而彼乘其隙賈誼所謂倒者是也

便蒙文表為保

又周行卒在去年慕容延釗奉命行在乾德元年

標註十八史卷之三

宋太祖

隆三年泉州留從効卒

將陳洪進推張漢思領軍

定難節度使周西平王

李彝興貢馬

武平武安鎮帥周行逢卒

子保權領軍府衡州

太守張文表作亂起兵

據潭州保權表請救于宋

言如使死一者復生而白骨生肉

趙普薊人遇上於滁州用為節度掌書記上即位後專與謀議倚信之

女真貢馬

回鶻于闐來貢

建隆三年泉州留從効卒

將陳洪進推張漢思領軍

定難節度使周西平王

李彝興貢馬

武平武安鎮帥周行逢卒

子保權領軍府衡州

太守張文表作亂起兵

據潭州保權表請救于宋

荆南高寶勗卒兄子繼冲代

高麗來貢

乾德元年命慕容延釗等會周保

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冲出降荆南平

高季興

○荆南平

再補便蒙保權以

為文表既死而宋

師繼進不已將獲

我也乃懼而拒守

○湖南平

再補便蒙存君臣

形迹而避嫌疑也

注執守禮體謬矣

字蓋押字也俗以

草書名為押字御

進也唐及五代凡

與宰相議大政天

子必命坐而論賜

茶目送及范質等

有是請詔從之坐

論之禮遂密奏御

之多始此

○代蜀在二十

一月

又諫細作也蓋謂

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受命為王

延釗至湖南文表先

已敗死保權聞宋師下荆南懼而拒守師進討之獲

保權湖南平○二年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乞罷質

等周朝舊相也自唐以來宰相惟面奏大政事餘號

令刑賞除拜但入熟狀質等自以前朝大臣稍存形

跡每事具劄子進呈退批所得聖旨同列皆書字以

志之奏御之多始此質等既罷以趙普同平章事

除官拜爵熟狀直述其事具狀奏

先是蜀主曰事奔縱以王昭遠趙崇翰等分掌機要

總統軍政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

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

亦保一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乃遣趙彥韜為謀入汴

規強弱彥韜潛以下蜀主與北漢約同舉兵濟河蠟書

獻之帝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喜曰吾用師有名

見敵虛實之人

又以為蠟為丸置各

其中故曰蠟書用

師綱目作西討

○蜀主孟昶降

再補宋師自鹿汴

至受降凡六十六

日爾

又及蜀平蜀宮人

入內帝見其鏡背

有識乾德四年鑄

○五星聚奎

再補此車在五年

三月日月轉運於

天猶如人之行步

故推算星歷謂之

推步

○五星聚奎

再補此車在五年

三月日月轉運於

天猶如人之行步

故推算星歷謂之

推步

○五星聚奎

再補此車在五年

三月日月轉運於

天猶如人之行步

故推算星歷謂之

推步

○五星聚奎

再補此車在五年

三月日月轉運於

○命王全斌伐蜀

○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

○夏州李彝

○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

○夏州李彝

○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

○夏州李彝

○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

○夏州李彝

○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

○夏州李彝

○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

○夏州李彝

○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

○夏州李彝

○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

○夏州李彝

○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

○夏州李彝

○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

○夏州李彝

○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

再補按漢聖嘗卒

殂養子繼息立郭無為弑之而立其同母弟繼元皆

薛劍娶世祖女生

異姓子也初漢世祖改適薛氏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俱如孤世祖以鈞無子便養之皆冒

原爵位通顯劍以

○雷德驥判大理寺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

微賤罕得見其妻

減刑名德驥憤惋直詣講武殿奏之并言趙普強市

居常快々一日乘

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鑊尚有耳汝不聞趙

醉求見即引佩刀

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二齒命曳出黜之驥

刺之妻奮衣得脫

○上自即位

劍乃自到

兵草池中暑兩軍中疾疫詔班師中去

又附會依附而會

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

合也

寇一夕大雪普意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甚

又宋趙普獨相十

二年命曹彬等伐北漢尋親征攻太原城久不下頓

年為政頗專是事

○上自即位

詳開定六年八月

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

又柱斧大斧也

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

又李光贊言曰葛

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少天下邪南征北伐此

爾晉陽豈須親討

其時也願聞成筭所向上一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

車勞飛輓取怨黔

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

黎豈若回鑾復都

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

屯兵上黨夏取其

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用

麥秋取其禾云々

師荆湖繼取西川重相當作茵禱也著音長入聲成

○微行幸功臣家

○嘗因北漢謀者語北漢主鈞曰

再補此事在乾德

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為困

二年普既相以天

下為已任帝倚任

之事無大小悉咨

決焉

又帝與普計太原

古今之美談冒風

塵入嫂家行盃際

已平太原庸主廟

堂會衆張膽以議

大計尚未決已決

焉而能得其當者

鮮矣難哉

又便蒙言姑留存

之以當西北邊患

俟諸國之平始可

圖也

又荆湖而西川是

木租用兵之次第

已定叩普門之時

又云帝久欲伐蜀

標注

史畧讀本卷之六

而無詞即哀其言不忍加兵之念何在焉以謀取之英堆推詐之端時現其片身不可掄耳又開寶二年春正月宋李繼勳等進薄太原大敗漢兵于城下帝自將發汴至太原築長城圍之城中大懼然猶恃遠為援

此一方之人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什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終鈞之世不以大軍北伐及繼元立始用兵

號穆宗迎立其伯父元欲之子明記更名賢○三年

命潘美伐南漢南漢主銀安政官龔澄樞尤貴幸用事軍欽苛刑奢濬無度嘗舉兵侵

宋帝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為書諭銀安政

廣州劉鋹降南漢亡右南漢劉隱自梁太祖開平元年

六年交趾丁璉上表求內附詔以為靜海節度

使安南都護璉音連上聲上聲安南國在交趾北

趙普罷相領河陽三城節度普沉毅

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史稱普性忌刻其如此卓越者尚不免可惜矣

趙普罷相再補帝嘗幸普策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帝至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嘗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犀朴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

果斷以天下為己任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下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不去上卒可之普常設大甕於閣後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雷德驥之子又訴之上始疑普先是雖置參知政事以副普不宜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外政事堂至是始詔一參政并政事堂同議政更知印押班與普齊未幾普遂罷薛居政呂餘慶等

其後繼為相河陽孟州為河陽節度斷音滿去聲已音紀閣音甘个聲下同更音庚幾如字

其後繼為相河陽孟州為河陽節度斷音滿去聲已音紀閣音甘个聲下同更音庚幾如字

○七年命曹彬伐江南

○命曹彬伐江南

○命曹彬伐江南

○命曹彬伐江南

○命曹彬伐江南

○命曹彬伐江南

○命曹彬伐江南

○命曹彬伐江南

○命曹彬伐江南

○命曹彬伐江南

○七年命曹彬伐江南初上屢遣使喻江南國主李

煜入朝不至乃以彬及潘美等討之戒以切勿暴略

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取匣劍授彬曰

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平

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先是江南

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魚采石江

上以繩度江廣狹詣闕陳策上用其言令荆南造大

艦為浮梁以濟師至是用之不差尺寸略與掠通不

遣徐鉉入貢求緩兵鉉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

說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還

○曹彬圍唐江寧

○曹彬圍唐江寧

○曹彬圍唐江寧

○曹彬圍唐江寧

○曹彬圍唐江寧

○曹彬圍唐江寧

○曹彬圍唐江寧

○曹彬圍唐江寧

○曹彬圍唐江寧

○曹彬圍唐江寧

○曹彬圍唐江寧

尋復至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曰不須

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

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金陵受圍自春徂冬勢愈窮

蹙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煜曰某日城必破宜早為

之所一日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彬之疾非藥能

愈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病愈矣

諸將皆許諾焚香約誓翌日城陷煜出降南唐亡捷

書至上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

罹鋒鏑者可哀也彬還舟中惟圖籍衣衾閣門通其

榜子曰奉勅江南幹事回其不伐如此鉉音玄上聲

○南唐亡

愚民使其天年中
絕悲夫

又便蒙閣門禁中
小門也榜子即恭
劄也

○吳越來朝
再補便蒙凡所以
綉布包物者謂之
袂黃其色也

○上如西京
再補祭天地于南
郊

又群臣咸謙帝不
從晉主光義言其
非便帝曰遷河南
未已終當都長安
耳漢都關中置長
安殿

又太祖以汴京為
四面受敵之地故
欲據形勝之地而
去冗兵無事者

又彈音丹盡也
又便蒙坐便殿不
更正殿而坐於便
殿便殿便安之殿
又質任自然不事
矯飾官中筆簾線
用青布常服之衣
鞞濯至再

又尤注意刑辟哀
矜無辜嘗讀二典
嘆曰堯舜之世甲
凶止於投竄何近
代法網之密邪故
自開室以來犯大
辟非情理深害者
多得貸死惟職吏
弄市則未嘗容貸
也

又建隆三年春帝
廣汴城且命有司
畫洛陽宮殿

又郊禮下便蒙加

○九年吳越王錢俶來朝辭歸上賜以黃袂
封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皆群臣乞留俶章
疏俶感懼也

○上如西京謁宣祖安陵

○夏四月郊都民垂
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
子儀衛有泣下者

咸諫上曰吾且都長安晉王叩頭曰在德不在險上
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晉主之言
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還太梁

○上崩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建隆乾德
開寶壽五十上仁孝豁達有太度陳橋之變迫於眾

心洎入京師市不易肆嘗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
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為天子容易邪適乘快
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宴近臣紫雲樓下因論
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侯不為
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

太內營繕畢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
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
矣

平蜀之後嘗擇其兵百餘為川班
殿直郊禮行賞以御馬直扈從特增給川班擊登聞
鼓援例陳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邪

鼓援例陳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邪

鼓援例陳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邪

標注...

標注...

標注...

標注...

標注...

標注...

標注...

標注...

標注...

標注...

標注...

標注...

標注...

標注...

畢作郊禮畢

斬其妄訴者四十四人。餘悉配隸諸軍。遂廢其直。

又氏有冤抑令擊

殿直以蜀士卒精者直殿。故曰川班。殿直與御

登開院數自陳謂

馬直等增給。以其處從軍。駕之勞。特命增給錢。人五

陳乞增給亦自矣

之。援音爰。陳乞。援御馬直之例。陳乞。增給。配隸。以川

故曰豈有例懲死

享國不久何也。其人言其故。上撫髀嘆曰。二十年來

兵之跋扈也。初帝

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兒戲。朕今

擇蜀親兵習弓馬

撫養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五代以來

者百餘輩。廩賜優

藩鎮強盛。上以漸削之。罷諸節鎮。專用儒臣。分理郡

給與御馬直等

國以革節鎮之橫。又置諸州通判。以分刺史之權。自

又內臣李義進也

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專務愛養民力。罷卻貢獻。禁

義進言。莊宗好敗

進羨餘。常衣澣濯之衣。寢殿青布綠葦簾。晚節好讀

獵務姑息。威令不

書嘗歎曰。堯舜之世。四亡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

行。賞齊無度

網之密邪。內臣宦官。撫拊通拍也。橫去聲。羨。如字。削

又乾德元年。秋七

平諸國。必招之。不至而後用兵。及其既降。皆不加戮

月。宋主幸武成王

禮而存之。終其世。嘗幸武成王廟。觀從祀。有白起。指

廟

曰。起殺已降不武。命去之。周恭帝封鄭主。後遷于房

又周赧王時。秦將

州。上以辛文悅長者。俾為房州守。恭帝先上二年。始

白起攻趙。殺趙將

卒。上發哀輟朝十日。還葬如禮。上初入京時。周韓通

趙括已見前

死節。追贈優厚。王彥昇棄命專殺。終身不授節鉞。受

又開寶六年。春三

禪之際。倉卒未有恭帝禪制。學士陶穀出諸懷中。上

月。鄭王郭宗訓卒

薄之。穀久在翰林。頗怨望。上曰。吾聞學士草制。依樣

宋人基之。謚曰周

畫葫蘆耳。何勞之有。卒不登之。政府內外官。有時望

帥乘禦之軍校王
彦昇進殺之

又便蒙言學士草
制皆按典故起草

猶依舊樣畫胡蓋
耳宋史職官志翰

林學士掌制誥詔
令撰述之事

又建隆三年帝謂
宰臣曰五代諸侯

跋扈有枉法殺人
者朝廷置而不問

人命至重姑息當
如是邪自今諸州

決大辟錄案奏聞
付刑部覆視之

又便蒙版籍戶帖
各唇戶口事產數

目籍載於官帖給
於民戶鈔蓋戶券

之類
又乾德二年十一

者籍記姓名以待不次選用稱職者多久任不遷定

銓選法嚴舉王連坐法嚴賊吏法有寘極刑者懲五

代藩鎮苛征重斂之弊寬商征寬鞠塩酒禁倉吏多

入民租者或棄市五代多以武人為牧守率意用刑

上懲之故入者必抵罪定大辟詳覆法定折杖法頒

新刑統定差役法作版籍戶帖戶鈔長吏有度民田

不實者或杖流之諸州旱蝗賑饑蠲租惟恐不及舉

德行孝悌親策制科舉人放進士榜嚴覆試法御殿

親試進士試書判拔萃數幸國子監詔天下求遺書

初用和峴所定雅樂初行劉温叟所上開寶通禮二

百卷命宰執日記時政送史館撰日曆制度典章彬

彬有條理太弟晉王立是為太宗皇帝武成王唐肅

望為武成王從祀配享殺降秦將白起嘗坑趙降卒

四十五萬去上聲先音霰入京時自陳橋擁還時死節

周朝在京巡檢通帥衆衛禦都指揮使王彥昇殺

之優厚追贈通為中書令節鉞節旄斧鉞凡為節度

使者必授之薄之薄不忠胡蘆瓜屬狀如執實可

食政府宰相政事之府銓選法銓七錄切銓衡也又

量也次也度也從陶穀所上初京官七品以下猶屬

銓自後京官以上無選中書門下特除而使府不許

辟召幕職悉由銓授連坐法乾德三年詔陶穀等各

仍書舉主姓名謬舉者並坐罪真置同極刑建隆二

又便蒙折猶代也

此以小代多之意

亦有折衷之意

又乾德元年秋七月

宋頒刑統判大

理寺寶儀所重定

也

又便蒙唐制擇入

之法有四曰身言

書判身取其體貌

豐偉言取其言辭

辨正書取其楷法

道美判取其文理

優長四事皆可取

則先德行

又開寶六年五月

宋行開寶通禮初

帝命李昉劉溫叟

重定開元禮附以

國朝制度損益為

書二百卷號通禮

流答杖名有數杖刑五曰杖一百為杖二十六十九為

十一八十八十為十七十七十為十五六十為十二官杖厚

簿長短如周顯德中制新刑統實儀等所定差役法

詔令佐檢案差役有不平許民自相糾舉京百司補

吏須不疑彼乃聽版籍民間戶口田糧數目在官版

籍戶帖民間供賑戶口事產在官家給戶帖為照戶

鈔如朱鈔之類度音堂入聲賑音震賸也獨音消

免也制科周設賢良經學史理三科至是上親策賢

良科覆試法王祐知舉陶穀子耶登第上曰穀不能

訓子安得登第還命申亟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閱

食祿之家皆令覆試拔萃唐取士必驗身言書判人

萃拔其修異者而取之孟子曰拔乎其萃數音朔峴

音賢上聲雅樂登歌文德武一切二舞所上之上上聲

閱寶通禮改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禮史館國史院

日曆記

每日事

太宗皇帝初名匡又太祖長弟也太祖入京城匡又

首請號令諸將戢士卒仍自於馬前戒標掠太祖受

禪乃改名光義尹開封同平章事封晉王建隆二年

昭憲杜太后臨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

太祖曰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太后笑曰不然正由

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晉王晉王

又匡義進曰夫濟

天下者當使百姓

戴若父母京師天

將禁取樓臺

又便蒙此當作當

傳位光義光義傳

光美光美以傳德

昭光美廷美初名

也宋史開寶六年

太祖封光義為晉

王太平興國四年

太宗進封廷美為

秦王趙普嘗為掌

書記

又綱鑑補光義嘗

有疾親為灼艾

○龍行虎步

再補便蒙就其十

策中四策稱旨注

崇學當作敦孝恤

當作慎

又適太祖疾大漸宋后遣繼恩召皇太子德芳繼恩徑召皇子德芳宋后晉王愕然云々袁氏云正史也續編載太祖授受之際又塔十載不決之疑嘗考李燾云上不豫夜召晉王云々據此則此文合正史續編節略之而云傳位之定久矣與袁氏同意

又便蒙官家者猶漢稱縣官魏晉稱官也皆指天子不敢正言尊々之意蔣齊謂官家稱本於五帝三王正甚秦王廷美按秦主二字衍改封改字

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吾不欲用之他日留與汝作宰相蓋傳位之定久矣太祖不豫后遣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至宮中散遣左右所言皆不可得聞但遙見燭影下王有離席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遂崩后見晉王愕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王即位更名炁秦王廷美尹開封改封齊王德昭封武功郡王

又音川戰音簪入一聲約束也崇氏周世宗秦王太祖次第德昭太祖長子長音張上一聲呼去聲艾五蓋切草似蒿葉可灸灸音救幸蜀一木作在西京者是蓋齊賢洛陽人也布衣未蒙爵祿曰布衣十策下并汾富民封建崇學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恤刑便如字語去聲后宋氏王繼恩官官德芳太祖次子戩勅角切無與母通更音庚

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

行是時廷美始封齊王後四年改封秦王也

又察官吏則勸懲之法行

又職吏不叙與雜類不任俱是為同之善謀最可畏者在口捷故古有遠後之訓有口才者無實心世人亦知之而不為其所迷者幾希矣可怪夫

又洪進來歸在太平興國三年四月錢俶來歸在其五月歐史云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許浩云俶以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之主單騎來朝

又時帝議伐漢曹

吏第其優劣罷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免官罷音皮倦也勝

○賊吏配者遇赦不叙受賊之吏徒配遠方○木

理評事陳舜封奏事口捷舉止類倡優問誰氏子對

以父為伶官上曰汝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改授殿

直大理評事官黨拆杖詳刑陳舜封陳○陳洪進來

朝獻漳泉二州陳洪進初為泉州衙將○吳越王錢

俶來朝遂獻其地初俶會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歸其兵甲求還帝

不許俶乃籍境內軍州縣獻之俶朝退將佐始知之皆勸俶曰主不歸矣帝以淮南節度管內為淮海國

封俶為王弟儀信子惟潘等右吳越錢鏐自深太祖皆授官賜賚遇待冠絕當時開平元年鏐有兩浙至

是七世凡命潘美伐北漢尋親征圍太原劉繼元

出降北漢亡石北漢劉崇自周廣順元年僭○詔征

彬曰國家兵甲精銳前太原之孤曼如摧枯拉朽兩帝意遂決

○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漢凶遂伐遼耶律休哥兵適至復戰帝大敗自是遼好絕

○及還汴故久不行太原之賞是太宗用心之險也

○德昭自劾

○岐王德芳卒

○再補便蒙齊王常作秦王又云廷美之得罪趙普為之是普用心之險也

○廷美降涪陵縣

契丹易州涿州來降上攻幽州踰旬不下遂班師郡

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

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不行平北漢之

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

退而自劾後二年岐王德芳卒自太祖二子相繼死

齊王廷美不自安陀日上嘗以傳國意訪趙普普曰

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

得罪降涪陵縣公普復使知開封府李符告其怨望

南還房州尋殺之普恐李符漏言因弭德超譖曹彬

故以符薦德超貶符春州卒

○種放隱于終南山結草為廬以講

○八年春弭德超以急宴聞于帝曰

彬策政久得士心將為不利帝信之

德超為副使後德超以不得樞密使

怨望帝詔鞠問伏辜遂奪官挾禁錮

瓊州而死帝始悟曹彬之誣

○又時人服其雅量是蒙正之詞

○陳搏賜号希夷先生

○再補綱鑑註黃白之術丹竈之事也

○漢武內傳曰李少君言臣能凝汞成

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成服之白日

升天抱朴子論山

習為務後進多從之學上聞召之辭以母老

好學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不得安居遂挾病

賜錢帛旌之

○呂蒙正為參政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不聞同列欲

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忘不

如無知也○召華山陳搏賜號希夷先生

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干祿以山水為樂因服氣辟穀日飲數盃而已歷二十餘年乃隱華山雲臺

觀脩道太宗時入朝帝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于勢利所謂外方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

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博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

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又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

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于此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詔

篇曰夫作金皆作神仙集漢淮南王安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所用藥物復多攻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又繼捧族弟繼遷聞之叛去地斥澤繼遷出其祖像以示我人我人并泣徙者日衆其後浸強而不可制釀成西夏之禍

賜李繼捧姓名趙保忠
契丹王隆緒立再補此事在雍熙三年春賀懷浦將兵屯三交浦好義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因上言乘其象以取燕薊帝然

賜號布華去聲
○開寶寺塔成前後八年所費億萬田錫奏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累血上不怒

開寶寺在汴京累血聚歛
○先是西夏李光叡卒子繼筠嗣又卒弟繼捧嗣繼捧來朝獻四州地其弟繼遷叛去數入寇邊

四州夏銀綏
○契丹主明記

契丹自是連年入寇後女真以契丹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不許女真遂臣於契丹

岐溝關在涿州
○上賜李繼捧姓名趙保忠授節度使命管夏銀綏宥靜五州使圖繼遷繼遷降賜姓名趙保吉保吉復寇邊

命李繼隆討之保忠言已與保吉解仇乞罷兵上怒命繼隆先移兵討之繼隆入夏州檻送保忠於闕下

保吉尋亦請降而復叛命繼隆討之
五州綏州即隴州屬
○蜀自既平之後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土

狹民稠有司不無賦外之科王小波起為盜小波死李順繼之攻陷成都僭號蜀王上命王繼恩討擒之

賦外之科租賦之外別
○交趾丁連卒木校黎

貢竟以桓為交趾郡王
黎桓大將校
○時霖潦過度

上曰朕於刑獄盡心安得積陰之譴寇準越班對言某州局吏侵官錢若干於法為小過陛下殺之王淮

再補已討之而無
○霖潦過度

再補呂氏中曰保忠之再入夏州故地趙普之謀也後保忠及與保吉合大為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兵推而不能知保忠之不可復歸其州耶

又民王小波死妻弟順為帥陷成都以官者王繼恩帥師討平之事在淳化五年春
○黎桓為交趾郡王

再補準寇剛直不
媚時有傷剛之疵
亦是區々耳其實
才亦高是以使主
能喻以感天心凡
刑獄大矣盡心無
枉則民心所感天
亦賢感宜有焉不
足怪耳按綱鑑準
乃言曰頃者祖吉
王淮皆侮法受賊
吉賊少乃伏誅淮
以參政汚之弟盜
主守財至千萬止
秋云々然是為淳
化二年早蝗而發
與本文頗不同
又薛居正卒于太
平興國六年史云
居正輔相十八年
其七年沉倫罷史
云為相十餘年自

參政王沔之弟盜錢數百萬於法為太愆陛下以沔
故務相容蔽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如之何無積陰之
譴上即日誅淮罷沔俄而兩止露潦久雨曰霖無源水
曰潦潦音老大愆愆音
元惡大愆 ○上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五曰太平
興國曰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壽五十九薛居正沈淪
趙普宋琪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等相繼為相普
凡再入再罷尋薨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
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大議輒闔戶自啓一
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也嘗謂上
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
陛下致太平蒙正晚出嘗與普並相普甚推之蒙正

是相繼為相雖互
有得失而皆可以
言賢矣

又普開國元老蒙
以後進同相位普
之雅量可見矣

又言上以齊賢在
下策故部一榜進
士盡賜及第特與
京官通判也齊賢
遂以大理評事通
判衡州

又多遜赴貶所食
於道傍逆旅有姬
頗能言京邑舊事
多遜問曰姬自何
來乃居此姬聲變
曰我本中原士大
夫家有子任某官
盧某作相令在道

標註一八史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嘗置冊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姓名以待選用初太
祖嘗以張齊賢屬上至齊賢舉進士上欲置之上第
而有司第其名在下乃詔一榜特與通判卒至大用

呂端為相人謂呂相作事糊塗上知之曰端小事糊
塗大事不糊塗端居位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時
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

一日帝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
呂端參酌乃得奏端愈謙讓不敢當自上即位以來

以小人為相者盧多遜一人而已太子立是為真宗

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年号昉音傲再罷察普以太祖
一乾德二年入相至開寶六年罷太宗太平興國

六年復入相至八年又罷端拱元年再入至淳化元
年罷前後歷事二朝凡三十餘年推音退舉聲疏去
聲屬音燭糊音鷓塗音
突太子太宗第三子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廷有舉人楊礪嘗夢至一

為其事吾子不能從其意慮斯之中以危濟盡室竄南荒云々事在太平興國七年

又呂氏中曰王繼恩以關官而啓祖於內李昌齡李繼勳以太臣而羽翼於外而高斯之謀已合而主之以皇太后以增損天顧命而宜行之六尺之孤幾何而不為扶蘇也耶幸而此得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弊于下持正不屈足以遏其私于上而沙丘之事無自作矣

又益州成卒作亂推卒王均為首

大殿有坐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令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為襄主府記室既謁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者詣襄主及門而返曰王門斯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立為太子至是即位

更名恒語去聲記室官掌表奏○咸平二年契丹入寇上親征至大名府而還大名府屬河東即魏州○三年益州卒王均反僭號大蜀以雷有終知州討擒之益州平○范廷召擊契丹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亟赴之廷召潛遁保裔為所圍力戰死之高陽關在安州

都部署官掌兵事為去聲○李繼遷先朝奪所賜姓名寇邊不已裴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與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

攻陷靈州

○李繼遷死子德明降復賜姓趙

再補趙保吉死在咸平六年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北二十年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強盛不可制矣頗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關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不報又便蒙以楊嗣二字為衍

契丹大舉入寇再補在閏九月進寇澶州在十一月時遣書告急一五至寇率不發飲笑自如幸勸幸澶州帝難之

指血滌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西涼六合酋長潘羅支乞會王師討之繼遷攻陷西涼府潘羅支要而擊之繼遷中流矢死於靈州之境其子德明請降復賜姓趙後封為西平王賜姓名繼遷當太宗朝叛而降賜姓名趙保吉既而復叛故曰奪所賜姓名西涼府屬甘肅即涼州

○楊嗣楊延朗智勇善戰加團練使虜憚之曰楊六郎○景德元年契丹主與其母蕭氏大舉入寇中外震駭參政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准問誰畫此策上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也准曰臣欲得獻策之臣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上駐蹕韋城尋至衛南契丹擁兵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

○寇準定親征之

再補準曰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勝我得勝笑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策幸澶州
又便蒙注開州即澶州濬確類書開州古澶淵宋史地理志澶州隸河北東路
契丹請和
再補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

等出禦之契丹捷覽中弩死大挫退却不敢動寇準

力勸上渡河殿前帥高瓊亦力贊猶豫間瓊麾衛士

進鞏曰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梁適呵之瓊

怒曰君輩此時尚責人失禮何不賦一詩退虜耶遂

擁上以渡既至澶州登北城張黃旗幟諸軍皆呼萬

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斷音端去聲駐蹕車駕暫止曰駐蹕韋城縣屬開州

捷覽統軍順國王控音佐力贊贊成渡河之策先是王

繼忠者陷虜嘗言和好之利故雖大舉亦遣使以繼

忠書來上命曹利用報之至是利用與契丹使者韓

杞偕來請世宗所取關南故地上曰地必不可得寧

與金帛以和準意亦不欲與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

事極無名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

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

又準不從會有諸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

又準聞之召利用至帳謂曰雖有敕云々

○南朝為兄北朝為弟

再補分命朝臣出知諸州軍事也

又準以欽若多智懼其安有閑說疑沮大吏出欽若知天雄軍

又綱鑑注手如束

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我復生心準蓋欲擊

之使隻輪不返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

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遂再遣利用往利用請歲賂

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語之曰

雖有勅旨不得過三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準斬

汝矣利用卒以絹二十萬銀十萬定和議南朝為兄

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準初發京師命朝士出

知諸州皆於殿廊受勅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

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恐欽若

沮親征之議以其有智且有福出欽若知天雄軍契

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修齋誦經而已上還

博不能措置
又一日會朝準先
退帝目送之甚矣
奸人之納約也帝
之目送為欽若落
痛也然而此盟者
誰欲之乃帝亦喪
心之人耳袁氏云
今渡河逐契丹而
與之盟本無可耻
但欽若托言以欺
帝耳
又初張詠在成都
聞準入相謂僚屬
曰寇公奇才惜學
術不足耳
又出錢賭博曰注
錢及則悉其所存
為一注曰孤注
○王且同平章司
再補外朝三公之
位植槐于前周禮

自澶淵待準極厚欽若歸深恨準嘗退朝上目送準
欽若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城下之盟春
秋小國所耻也上愀然欽若每曰澶淵之役準以陞
下為孤注上待準遂寢薄尋罷相好去聲故地初晉
主石敬瑭請契丹
共滅唐割幽薊十一州與之後周世宗伐契丹取瓦
橋關益津關之南瀛莫易州之地重平聲百萬絹百
萬匹銀百萬兩語去聲過音戈下同天雄軍河北魏
博節度唐代宗寵其軍曰天雄澶州古名澶淵
為其之為去聲孤注如賭博以王且同平章事且王
祐之子也太祖嘗遣祐按事謂祐還與王溥官職祐
不徇太祖意竟不大用祐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
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至是且果為
相深沉有德望能斷大事上心深屬之趙德明嘗以

面三槐三公位焉
袁氏曰植槐之言
公一時自舒其
德也而卒驗於其
子是有數存焉
○趙保明上表乞
再補大中祥符三
年十二月所表求
也
又欽若弄真宗如
小兒奉所謂多智
而小人最可畏者
又刷耻之耻謂城
下之盟
○王欽若請封禪
再補言陛下以兵
取幽薊乃可滌此
耻
又天道至神故曰
神道
又帝謂群臣曰朕

民饑上表乞糧群臣皆請責之且曰臣欲詔德明云
塞上儲糧不可與已於京師積百萬可自遣眾來取
德明再拜受詔曰朝廷有人按事時魏博節度使符
彥卿有飛語聞於上乃
遣祐往問按事時魏博節度使符
彥卿有飛語聞於上乃
人挾勢之罪還又力保彥卿無罪且極言當以五代
教無辜為戒帝怒安置華州上既入欽若之言數
問欽若何以刷耻欽若知上厭用兵謬曰取幽薊乃
可上令思其次乃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
言封禪當得天瑞前代有以人力為之河圖洛書果
有此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死思曰王且得無不
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
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為且言且罷勉從之帝尚猶豫
會幸秘閣鑿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邪
鎬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
此意決遂召王且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

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綠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觀皇城司奏左兼天門有黃帛曳鵠尾上蓋所降之書也便蒙皆王欽若等之所為

又詔天下避聖祖諱去為元朗為明昭應宮奉天書之官也本名昭應後加玉清二字又丘文莊曰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云々意者宋之諸

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且於是自大中祥符以來數有天書降東封泰山西祀后土於汾陰

又有趙氏祖九天司命天尊降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環神劍蓋司命真君也宦者劉承珪以其事白賜捷名中正而祥瑞之事起矣

立天慶觀置聖祖殿諱聖祖名玄朗京師作王清昭

應宮且不能止其事入欽若之言納其諸準之言數

聲河圖說見大昊洛書禹治水時神龜負文有數至九而出於洛禹遂別文以為洪範九疇邪音耶太

祥符四字年号天書降偽作書云自天降○案太

月王欽若奏天書降泰山天禧三年降乾祐山汾陰

水南曰陰天尊降宋鑿太中祥符五年聖祖降曰吾

人皇中九人之一是趙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

時七月一日復降生趙氏族謂上曰善撫育蒼生毋

忘前志奉尊号聖祖曰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祖母曰元天大聖后○上在位二十六

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使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秋人之所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歟

又時天下不安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兼珪等輩講學典

大脩宮宇以林特有心計使幹財利時人目為五鬼王且欲諫則業已同

之云々

又李沆卒于景德元年王且之歎在大中祥符五年其相距殆十年

又王且臨終謂其

年自元年呂端罷後張齊賢李沆呂蒙正向敏中畢士安寇準王且相繼為相惟且居位十一年當李沆

為相時且甫參政沆喜讀論語嘗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不能行聖人之言

終身誦之可也沆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謂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

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太中祥

符封禪祠祀土木並興且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每有大禮且輒以首相奉天書以行常悒々不樂欲

去則上遇之厚及薨于位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議者

票正

卷之六

二下

二下

二下

不諫天書一事之
失令諸子削髮被
繼以飲諸子欲奉
遺令揚億以為不
可乃止

又吾榜中謂與吾
同榜之進士也

又王欽若相在禾
禧元年八月帝久
欲相欽若王且不
可及且罷欽若遂
相一欽若出而榜
中之多人亦失面
目用捨可不慎哉
又謂本準門下也
故事之甚謹會食
會食於中書

又寇準罷在天禧
四年六月時帝得
風疾事多決於皇
后按準與李迪密

請太子監國已而
準被酒漏言謂聞
之力諧準是所以
準罷準亦無術疎
漏自取耳

又李氏杭州人初
入官侍劉倫儀莊
重寡言帝命為司
寢既有娠從帝臨
御臺王欽隆帝私
卜銀完當得生男
子左右取銀以進
殊不毀帝甚喜已
而果生男子劉倫
儀擬為己子李不
敢言中外亦不知
又赤脚謂徒跣也
○刘太后同聽政
再補呂氏曰景德
以前之相呂端張
齊賢李沆呂蒙正
畢工安寇準王旦

謂且得君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沈音阮
上聲向

音餉文靖李沆謚文靖公遺令令去聲削
髮披緇如僧禮馮道後唐相無所可否張詠嘗言

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德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才

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

公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當且之世王欽若已相

欽若罷寇準再入相參政丁謂事準甚謹嘗會食羹

汚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官長拂

鬚邪謂甚愧恨準罷李迪丁謂為相準遠貶迪罷謂

獨相時上已有疾昏眩如準罷貶皆謂白中宮行之

上不知矣尋崩年五十五在位改元者五曰咸平景

德曰大中祥符曰天禧乾興太子立是為仁宗皇帝

王公且爭詩同寇公準方面之寄鎮一方自當一面

為官之為去聲迪音狄遠貶初貶雷州司戶移道州

司馬中宮劉后太子

子真宗第六子

仁宗皇帝名禎母李氏章獻明肅劉皇后子之真宗

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

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蓋謂真

宗嘗籲上帝祈嗣問群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

自昇主為太子年十三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本

大仙一笑遂命降為真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

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聽政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

與聞機政潛結內侍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

朝望見郡臣大車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

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王曾曰兩官異處而柄歸宦

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李氏帝所生母劉皇

后真宗正后子之養

怨而丁謂權傾中外眾莫敢批后

票上

票上

票上

票上

票上

票上

票上

票上

票上

票上

票上

票上

票上

票上

票上

票上

皆君子而沈之賢為最祥符以後之

為子顯音喻和也好去聲

丁謂用事竄寇準為雷州司戶參政王

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極丁謂曹利用

曾密奏謂包藏禍心真宗山陵擅移皇堂於絕地遂

姦邪為最

罷謂敗至崖州司戶謂初命學士草準責詞令用春

又天子葬所秦曰長山漢曰陵故後

秋無將漢法不道為證事及謂竄學士乃用其語人

世通名山陵皇堂謂陵寢也絕地縣絕之地

快之雷州屬海南山陵真宗葬所擅移皇堂墳穴也

又始謂命宋變草寇準責詞令用云云按雖徒謂指然

刑問敵方逐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

卒攻易及謂賊後即草詞云々

子牙今將爾將者言將不道如大逆不道誣上

又淮賊天禧五年夏四月謂賊在其七月

不道之類用其語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

又丁釘通言當去丁謂也

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然準竟不及北還而卒

又丁謂亦賊

王曾為相王欽若再相欽若卒張知白相知白卒張

士遜相士遜罷呂夷簡相

初真宗封岳祀汾瀆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嘗問曰卿

人皆以為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

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簡任潁川

又王欽若相在禾聖元年秋呂夷簡相在其六年春

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仕之不果惟王曾

又罷王曾在天聖六年夏

自天聖初居相位至是七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

又王曾執法不阿見忤太后會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

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曰狀元三場喫著不盡曾

又進士第一謂之狀元言喫飯著衣

以為重作相日所進退士莫有知者或問其故曾曰

有餘不盡也不在溫飽言志在安天下

思欲歸已怨使誰當解音介發解鄉舉禮部會試廷試殿試已音紀 ○交趾

又乾興元年七月以王曾平章事王

黎植景德中卒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來貢賜

曾正色立朝首斥奸自是朝廷多君子可不謂美乎

名全忠太中祥符間全忠卒子幼弟爭立大校李公

又天聖九年夏六月契丹主死其母

蘊遂殺之而自立至是公蘊卒子德政立來告喪封

交趾郡王

景德真宗年号第○契丹主隆緒殂號聖

標注

宋太宗

蕭梅斤自為太后
治國事及太后既
崩梨丹主宗真哀
敗骨立哭必嘔血
終制三年

又明道元年
李氏疾革乃自順
容進位衣地是日
薨

太后既取帝為
己子與楊太妃保
護甚至

太后崩
齊入自執政曰上
春秋長習知天下
情偽豈可使女后
相繼稱制乎由是
止尊太妃楊氏為
皇太后

上始親政
再補制下夷簡方

宗子宗真立○西夏趙德明卒子元昊立○劉太后

以上為已子而上母李氏默夕處先朝殯御中未嘗
自異人亦畏后不敢言疾革乃進位宸妃而薨宰相

呂夷簡奏太后宜備禮以葬曰他日莫道夷簡不曾
說來宸妃卒踰一年太后崩稱制十一年御周禮有

九殯九御李氏處真宗殯御之中革音棘急也備禮
宋鑿李氏薨太后抑未治喪夷簡入奏不許曰他日
不欲全劉氏乎遂發哀成服葬之時詔欲鑿宮城垣
以出喪夷簡處言鑿垣非禮宜從西華門出且曰宸
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上始親政先是呂夷簡張

士遜並相夷簡罷帝與夷簡謀以張者夏竦等附木
首相無所發明而罷夷簡復相迪罷王曾復相而權

在夷簡夷簡之初罷也以郭皇后之言及復入而后
有尚美人爭寵之際遂廢郭后夷簡有力焉臺諫孔

道輔范仲淹爭不得而出道輔率范仲淹等十人請
母不當輕議廢熱帝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

和可以諫止奈何頃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
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

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即
奏熱道輔皆知遠州
仲淹還朝為待制知開封府

言事愈急數議時政初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者
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

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
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

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
蓄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
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切時弊
簡訴其越職罷知饒州館閣余靖尹洙爭之皆坐貶

押班聞唱名大駭
不知其故因令素
所厚內侍關文應
詞之乃知事由郭
后也於是深憾后

廢郭后
再補時尚美人楊
美人俱得幸數與
皇后忿爭一日尚
氏於上前有侵后

語后不勝忿批其
頰帝自起救之誤
批帝頰帝大怒內
侍關文應因與帝

謀廢后
又景祐三年仲淹
等貶
又此事皆賢人君
子之措置而遂致
紛紜如此故居上
不寬仲尼議之亮
簡有焉

標注十八史更讀本卷一百一十五

又仲淹落職余靖言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者恐射天下只尹洙言仲淹忠亮有素並職監酒稅脩半殿夷陵令

○蔡襄四賢一不肖詩

再補景祐四年初夷簡事曾甚謹曾亦力薦其才及曾復入中書位及居下夷簡任事久多專決議論間有異同曾遂力求罷夷簡亦乞罷

○趙元昊僭号大夏皇帝

歐陽脩責諫官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奏其書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洙靖脩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曾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以無所建明而罷張士遜章得象代之郭皇后之言宋鑒上與夷簡謀以張若等皆太后所任悉罷之退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由是并罷夷簡詳見仁宗明道二年尚美人尚姓也九殮之下有美人爭諍同出道輔出知秦州仲淹出知睦州知開封府景祐元年召仲淹為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執政恐之命知開封府數音朝饒州罷仲淹前職而知饒州館閣余靖尹洙在館閣之職坐貶靖監筠州酒稅洙監鄂州酒稅蓋耻事如蔡

○趙元昊據有夏銀綏宥靈塩會勝甘凉瓜沙肅州之地居興州阻賀蘭山為固僭號大夏皇帝入寇西邊騷然范雍經略

陽脩書中

再補此事在宝元元年寇延州在康定元年初元昊詐乞和范雍信之不為備元昊攻保安軍乘勝抵延州城下

又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

又便蒙老子尊稱之耳老學菴筆記

西夏聞元昊將攻延州懼甚閉門不救劉平戰中官黃德和誣奏平降賊以兵圍其家議收其族富弼言平自環慶來援姦臣不救故敗罵賊而死德和誣人冀免坐腰斬范雍罷時軍興多事張士遜無所補諫官韓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邪於是士遜致仕呂夷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為邊帥仲淹大閱州兵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又大興營田脩堡砦若招流亡通斥堠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仲淹嘗羨知延州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胷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邊人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昊之不得大逞蓋藉琦仲

西人謂父曰老子
又慶曆元年冬分
陝西為四路以韓
珂王汾范中淹龐
籍兼經略安撫招
討使

又仲淹又大興營
田脩堡砦招流徙
通斥埃噫知務戎
契丹乘取關西

再補使蕭特末來
求關南之地帝許
增歲幣令夷簡擇
報聘者

又慶曆二年契丹
事起是年雷弼往
在春還復如契丹
在秋弼至契丹見
契丹主曰兩朝人
主父子繼好垂四
十年一旦求割地

淹之宣力居多夏銀已下十四州屬陝西會屬鞏
即延安郡降音頂平聲環慶二州皆屬鞏昌延州屬陝西
雍冀免案元昊寇延時德和引兵先走至是遂誣奏
平希以自免腰斬竟斬德和無所補無所補益朝廷
琦音奇上聲小范老子仲淹戎人謂知州曰老子
大范老子范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撓遣使求石
雍藉慈夜切

晉所割周世宗所取關南地知制誥富弼接伴時夷
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夷簡欲因事罪弼以弼
報使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
急義不憚勞何遂死帝為動色進弼相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
以官爵賂馬遂往弼至往返論難力拒其割地使還

再遣而國書故為異同夷簡欲以陷弼弼疑而啓觀
乃復回奏面責夷簡易書而往增歲幣銀絹各十萬
定和議而還泛使泛海之使關南地說見上接伴陪
奉泛使數音朔報使報書奉使契丹論

何也云々自是辨
難數四遂定和當
其再往曰吾為使
者而不見國書脫
書詞與口傳異則
吾事敗矣啓視果
不同疾馳還都入
見曰執政故為此
欲致臣於死地臣
死不足惜矣奈國
事何帝急召夷簡
問之夷簡曰此誤
爾是殊云夷簡決
不為此誠恐誤爾
富弼云晏殊燕邪
黨夷簡以欺陛下
○增諫官

再補此段俱在三
年諫官歐陽脩等
論竦在陝西畏懦
苟且喪師無効御
史中丞王拱辰對

難皆去聲復音伏易音亦○宋弼使契丹既歸復
命再往聘草詔及誓書弼請增三事母廣開塘池
增屯兵騎容受叛暨行中使持誓書至武疆授之弼
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一書詞與口異則事敗矣發
視之果不同乃馳還易書行○論曰通而國之情結
無窮之好者莫重奉使之職古者兵交則有往來規
敵之使事已則有玉帛結好之使非有儀秦之辯貴
育之勇良平之智則不遣也方契丹擁兵屢競使者
恃慢上命報聘無敢行者獨富公毅然而往入虜庭
詰其君臣往返辨論不啻數十百語至令契丹君臣
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

○呂夷簡求罷先是陝西轉
之所在皆公之力也
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謗
為智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
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上帝
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
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

上遂欲更天下弊事增諫
官員命王素歐陽脩余靖蔡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
仲淹為樞密副使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

史中丞王拱辰對

帝極言帝未省運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凡十八疏

○慶曆聖德詩

再補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袒始于此矣南湖謂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此易道之至戒也石介以易教授而罕德一詩雖云懸直胡不以亂階為諱

○歐陽脩朋黨論

再補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言仲淹見逐群邪因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及仲淹日受眷注脩乃進

朋黨論

又藍元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上朋黨論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范仲淹列奏十

再補給筆札使條

陳其所欲為者○又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天子方信向仲

淹悉用之帝以平治肅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

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於是小人始不悅之

杜衍代之國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眾賢之進如茹斯拔大姦之去如距

斯脫大姦指竦也更音庚茹拔易曰拔茹連茹言善類相引距脫難之勇也以距距脫

則不能為他仲淹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詩仲淹拊

股謂琦曰為此怪鬼車壞事竦因與其黨造論目衍

等為黨人歐陽脩乃作朋黨論上之畧曰小人無朋

惟君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者偽也及其見

利而爭先或利盡而情疎互相賊害君子修身則同

道而相益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

朋也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則

天下治矣附舊本作撫非為此之為去聲目稱也上上聲○仲淹遷參政富

弼為樞副上既擢仲淹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開

禾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仲淹等皆惶恐退列奏十

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

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

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悉用其說惟

武備欲復府兵一說宰相以為不可時章得象晏殊

並同平章事未幾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

北竦等造謗故仲淹等不安於朝仲淹以忤呂夷簡

其士望所屬拔起而大用之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

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同心輔裁削倖濫考覈官

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大論者

藉々由是謗毀稍行初石介曾奏記於弼責以行伊

又朝廷之元義始復扁和奏切而飲酒飽食遂成痼疾是蔡襄早所憂也曰天下之勢譬猶病者云々

○杜衍務裁僥倖再補裁裁抑也
又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皆所封還也

○蘇舜欽慷慨有大志能文章論議稍優權貴報不能容時監進秦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拱辰聞之欲因是以傾衍乃諷御史魚周詢舉劾

行相七十日而罷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韓琦罷樞副知揚州事

○陳執中以無所建明罷
○夏竦罷宋庠代之尋同平章事未幾罷
○張貴妃兄堯佐

其事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
又脩上書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

○慶曆八年先是具州宣毅卒王則據城中以叛春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鑄副之閏月執王則歸于京師誅之

又議者詰因其切窮母族專國以節錢咬其三大將使各部分以披其勢○夏諒祚立

○陳執中以無所建明罷
○夏竦罷宋庠代之尋同平章事未幾罷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立詔革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遣

晏殊罷杜衍同平章事行務裁僥倖每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十數輒納上前上嘗語諫官曰外人知

行封還內降邪朕在宮中每以不可告而止者多於

所封還也會行婚蘇舜欽監進秦院用鬻故紙公錢

祀神會客御史中丞王拱辰素不便衍等所為因攻

其事置獄得罪者數人拱辰喜曰吾一網打去盡矣

行相七十日而罷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韓琦罷

樞副知揚州事

○陳執中以無所建明罷

○夏竦罷宋庠代之尋同平章事未幾罷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張貴妃兄堯佐

再補識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又准康軍節度使收制置宣徽南院景靈宮四使並命

○張堯佐一日除四使

再補裏行者未正除監察御史令於監察御史班裏行也

又介徐贛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

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族致宰相是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

一日除四使監察御史裏行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

文彥博向守蜀以燈籠錦獻貴妃得執政故黨堯佐

上怒遠貶介臣名命使護之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待制李師中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取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穎何厚未死燕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天子不生還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彥博亦求罷龐籍平章事兄當作宋鑒貴妃乃堯佐姪也回使使去聲宣徽節度景靈群牧裏行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裏行史之官早者燈籠錦名間金奇錦貴妃以為服遠貶貶唐介為春州別駕王舉正救之改英州

廣源州儂智高寇廣州連歲陷諸州自邕至廣西皆被其害命樞副狄青討平之還為樞密使源州荃路云源州號為邕管即邕州儂音農龐籍罷陳執中梁適平章事適罷

益甚蔡襄救之貶英州

又史稱富公弼登有公輔之望名聞四夷而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仁宗獨以屬弼

又帝遣小黃門規知之語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上今服用二相人情云々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再補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草勢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再補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草勢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再補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草勢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再補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草勢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契丹主洪基立交趾李日遵立

○補洵著辨姦論
○司馬光進三劄
五規
再補王安石召於
嘉祐五年之夏司
馬光之上劄子在
六年之夏安石議
論高奇能以辨博
濟其說果於自用
慨然有矯世變俗
之志於是上萬言
書其大要以為今
天下之財力日以
困窮風俗日以衰
壞患在不知法度
不法先王之政故
也法先王之政者
法其意而已法其
意則吾所改易更
革不至乎傾駭天
下之耳目置天下
之只而固已合先

光知諫院進三劄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非姬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物

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

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入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

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

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

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二論御臣曰

一則衰闕二則危三則亡

任官曰信賞曰必罰

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

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

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

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

為守長有勇畧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

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

尊方里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

三論揀軍

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

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練軍官又曰

救書害多而利少又進五規曰保業

非國家之善政也

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

也相與解智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

後願稽顙而為臣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

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群雄已服衆心已

定常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

於是驕惰之情生玩兵黷武窮奢輕侈一旦渙然

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

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

曰惜時

其略曰易泰極則否

中孔子彖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當國

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

曰遠謀

其略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問暇無

慮戶者脩也

曰謹微

其略曰竒巧珍玩發者泰之端甘言卑

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諛賊之門不惜名器導

樞機之原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

微而日滋月滋遂至深固知

曰務實

其略曰夫安國

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

實也結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

之命屢下輒辭不

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

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

財無其道耳呂東萊曰王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

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乃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

機於茲判矣識者又於此而三致意焉按與溫公終始

不相合宋室之隆替亦係焉溫公忠上惠下之蘊亦於

此書見焉故今令書以便讀者云且夫安石先是館閣

之命屢下輒辭不

標註一八

卷之八

四十八

起士大夫謂其無
意於世恨不識其
面朝廷每欲昇以
美官惟患其不就
也及赴是職聞者
莫不喜悅焉老奸
豈林甫之所及哉
先輩云之

又司馬光上疏曰
向者臣進豫建太
子之說意謂即行
今寂無所聞此必
有小人言陛下春
秋鼎盛何遽為此
不祥之事小人無
遠慮特欲倉卒之
際接立其所厚善
者耳定策固老門
生天子之禍可勝
言哉帝大感動事
在嘉祐六年冬十
月七年秋八月立

之實也量材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
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
雖文之盛揀音簡
美無益也選擇
○策制科人得蘇軾蘇轍○曾公
亮平章事○上在位四十二年改元者九天聖明道
則垂簾之政也景祐以來政由已出寶元康定間西
鄙多事慶曆更化君子滿朝至皇祐至和嘉祐天下
秉平無事恭儉之德愛人恤物之心自即位至外遐
終始如一日遺制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
不能止壽五十四皇子立是為英宗皇帝
音紀更音庚遺
制升選詔制

英宗皇帝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之曾
孫也仁宗立為皇子賜名曙仁宗崩固避數四而後

宗實為皇子賜名
曙九月進封鉅鹿
郡公

又初帝疾甚舉措
或改常度遇官者
云々

又他日門人親客
燕坐從容語及定
策事公正色曰此
仁宗神德聖斷為
天下計皇太后母
道內助之方朝廷
定議久矣臣子何
預焉勞而不伐公
之襟量蓋可想矣
又綱鑑注張貴妃
有寵及卒追冊為
溫成皇后

又初仁宗未有儲
嗣屬意于帝任守
忠建議欲接立昏
弱以邀大利及帝

即位以憂疑致疾慈聖光獻曹太后權同聽政上舉
措或改常度遇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
間兩宮遂成隙賴宰相韓琦參政歐陽脩等調護上
既康復親政太后撤簾
一日韓琦歐陽陽脩奏事簾前
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

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右意
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
溫成之寵太后處之祐一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
右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聖躬若失調護太后
不得辭其責後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
為縮頸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
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
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
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
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入感悟初御紫宸殿見百官

琦一日出空頭勅脩已僉趙槩未僉脩曰第書之韓
公必有說琦坐政事堂召內侍任守忠立庭下曰汝

即位又乘帝疾語
言妄誕交構兩宮

又食與發通署也
歐陽脩已發

又遂謫斬州取空
頭教填與之即日

押行琦意以為少
緩則中變也其黨

史昭錫等悉竄南
方中外咸快之

○議崇奉濮王典
禮

再補初知諫院司
馬光以帝必將追

隆所生嘗因奏事
言漢宣帝為孝昭

後終不追尊衛太
子史皇孫光武上

繼元帝亦不追尊
鉅鹿南頓君此萬

世法也歐陽脩引
喪服大記為人後

罪當死責斬州安置蓋交闕兩宮之人也
太后仁宗

太后詔令上稱親司馬光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
職公著罷侍講議竟不決

職公著罷侍講議竟不決
平聲濮議司馬光曰為

太后詔令上稱親司馬光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

呂公著交論以為不可鎮罷翰林誨純仁大防解言

職公著罷侍講議竟不決
人後者為之子不取復顧

私親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罷翰林後范鎮罷翰林

講呂公著亦罷侍講之官○按儀禮喪服記為人後

者為其父母服齊衰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

之名不可改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聖人

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

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契

契其所以生矣司馬等之論其未當於理也明矣○契

丹改號太遼○上崩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日治平年

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神宗皇帝

神宗皇帝名頊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后之

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為英宗配生頊自類王

為太子尋即位○自有濮議以來言者攻歐

陽脩不已遂罷韓琦亦罷○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入

對首以擇術為言言必稱堯舜
所先安石對曰擇術

為堯舜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

難但未世學者不能
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

○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

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呂

誨時為御史中丞將對學士侍讀司馬光亦將詣經

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

者為其父母云々
集議不一推罷之

○契丹改號大遼
再補三年十一月

帝有疾十二月立
頊王頊為皇太子

四年春正月帝崩
定策之功亦出琦

手而以此不伐其
功與小人非同日

之論也

又琦執政三朝或
言其專帝頗不悅

中丞王陶因劾琦
不押朝班琦求去

益力

又琦曰安石為翰
林學士則有餘處

輔弼之地則不可
帝不答

又富弼為相在熙
寧二年春二月

又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罷呂誨在二年六月至是司馬光始服其先見故曰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

又余嘗讀大姦似忠大諛似信二言曰難哉知人蓋人所以難辨者以其似耳唯其似之故以忠為邪以邪為忠其不謬者偶然也昔四岳舉崇伯堯屈已從之果九載積庸不成乃斷然殛之後世庸主已用之則愚昧東縛自不能脫况其不覺以良臣名為奸臣尚何望耶

又夫木才以任小官不肯自為屑亦往往有之然安石偏高之志焉能與此故太用而後百事壞敗呂誨十事皆可見矣然其實無識見裁之耳是以呂惠卿自稟州歸以經論一合遂交定不知其所賣而後自悔由是新法多出此輩之手而貽天下後世之誦只曰安石之新法悲夫

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邪安石執偏見喜人佞已天下必受其弊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播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疑其太過誨言太姦似忠大諛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隲賊害物疏其十事上兩降手詔諭誨論之不已遂罷誨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言周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乘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安石多與呂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將對誨將入對將音漿下同司馬光時為學士而兼經筵侍讀乃新法彈新參政王安石君實司馬光字已音紀十事大略言在仁宗朝舉駁不當而不肯謝恩丁憂服滿而累詔不起終英宗之世而

不臣在神宗之初而既疾及除籍江寧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避職承重任則不辭二也侍講侍讀本為進說乃請坐自尊三也居政府多乞御批以沮異議四也自糾察司舉駁與法官爭論每挾情壞法拘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惟欲其弟貴顯在政府則無非賣弄威權六也貶黜異己專威害政七也當黜座奏對不知畏敬與唐介爭論遂致喧嘩八也上方親睦九族乃黨張辟光離間岐王之罪九也邦國經費在於三司乃欲額外增負十也泉府之官周禮地官下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賣之桑弘羊見漢武帝紀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劉晏見唐德宗紀粗音措上聲

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愀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更變天下自是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治平英宗年號散音傘天津橋

又天道南陽而北陰君陽而臣陰地氣自北而南人臣朝君之義故天下治地氣自南而北君從臣之義故天

下亂
 又讀書錄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丑則鷄先鳴者陽氣動也午中鷄亦鳴者陰氣動也是皆天機之自然玄鳥鳴雁往來亦如此
 又陝西轉運使李泰以部內所轄多戍兵而糧儲不足審訂其缺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乃還官既青苗錢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
 又筮之累及
 又佛說謂人有輪迴自生而老而病而死皆苦境也故

在洛陽杜鶴成都杜宇亦曰杜宇自天而降然望帝好稼穡時判人龍令死其尸於江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開明會巫山江無人遺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音庚安石欲行青苗法以亦曰子規音庚將音漿下同更音庚安石欲行青苗法以為周官國服為息法也法散與人戶令出息三分春散秋歛國服云有司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各以其所服國事貢物為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以其也
 蘇轍曰以錢貸民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鞭笞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參政唐介爭論新法不勝疽發背卒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為生曾公亮為老介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苦而已安石折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臯夔

以脫離生死為妙當時引此以喻此下五人

稷契何書可讀安石亦不能對音追上聲策也勝如宗何書三代

又唐介時為參政與安石同僚

遣使察農田水利音追上聲策也勝

又安石已參政詔列晏等八人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太祖乾德元年置義倉于州縣

義倉音追上聲策也勝

又漢武帝置太司農屬有均輸令丞凡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乎其所

文字蘇轍以議新法罷音追上聲策也勝

在時價官自轉遷於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

行青苗法音追上聲策也勝

又年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立息也貸與一百

行青苗法音追上聲策也勝

又年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立息也貸與一百

行青苗法音追上聲策也勝

又年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立息也貸與一百

行青苗法音追上聲策也勝

又年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立息也貸與一百

行青苗法音追上聲策也勝

又年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立息也貸與一百

行青苗法音追上聲策也勝

又年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立息也貸與一百

行青苗法音追上聲策也勝

又年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立息也貸與一百

行青苗法音追上聲策也勝

又年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立息也貸與一百

行青苗法音追上聲策也勝

又年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立息也貸與一百

行青苗法音追上聲策也勝

又年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立息也貸與一百

行青苗法音追上聲策也勝

文使出息二十六
益假周禮泉府國
服為息之說雖白
不使富民取民倍
息其實欲專其利
也昔人謂其所以
為民害者三曰徵
錢也取息也抑配
也條例司初請之
時曰隨租納斗斛
如以價貴類納錢
者聽則是未嘗徵
錢曰凡以為民公
家無利其入則是
未嘗取息曰類始
者聽則是未嘗取
嘗抑配及其施行
之際實則不然者
請建之初姑為此
美言以惑公聽而
厭衆論耳夫奄有
四海之大億兆之

昂使常
得其平
○冒弼罷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初附安石

既相頗為異同
○行預買法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紬

紬預買法見均輸法法令去聲
趙抃罷抃數言其

非便會安石欲疾帝將改其法而抃請俟安石出既

出而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遷

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為

流俗違衆罔民煩非文過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

州抃長厚清脩為政善因俗施教

寬猛不同以惠利為本
焚香告於天告音
○親試舉人初用策葉祖洽以附

會新法擢為第一用策廷試之
○右正言孫覺御史

裏行程願以議新法罷右正言官
○中丞呂公著裏

行張戢以議新法罷戢音
○李定為裏行知制詰宋

敏求蘇頌李大臨以繳定詞頭罷詞頭詰命也李定

安石遂以定為監察御史裏行求敏求繳還詞頭以

定驟自幕賓而升位執法非故事復下蘇頌李大臨

皆繳
○謝景温為御史知雜官掌知御
○直史館蘇

軾以嘗上萬言書及擬對廷試策議新法忤安石為

景温所劾去上萬之上上聲
○鄧綰上書言陛下得

伊呂之佐百姓歌舞青苗免役等法又與安石書及

頌置中書檢正以綰為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

他笑罵好官我須為之伊呂伊尹呂望免役擬家贊

之助書檢正司役錢檢正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謂
寧三年置官掌中書庶務
○曾公亮罷公亮初疾
王安石以問之及同輔政一切陰助所為安石深德
之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
甫如一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
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
○策制科人呂
陶張繪孔文仲力詆新法皆報罷
○范鎮以數議新

報所以留國之術
義無不可而取奉
貸取息之利則是
萬乘而為匹夫之
事也假令不徵錢
不抑配有利而無
害尚且不可况無
利而有害哉
○使侍御史謝景
温論奏執向丁憂
歸蜀乘舟商販詔
下六路捕逮富土
水師窮治無所得
○退見安石依然
如素交或問當作
何官綰曰不失為
館職得無為諫官
乎明白果除集賢
校理檢正中書孔
目
○詔舉賢良帝親
策之大原判官呂

票主十八史界讀本卷之六

陶對曰陛下初即位不問老成之謀不與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幾亮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之思之乎孔文仲奏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之法非是

又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因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咎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及罪願裁損下戶以紓之

法及嘗薦蘇軾孔文仲罷乞致仕范鎮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須復立於

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見舉一宜去薦蘇軾諫官孔文中制舉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懷

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及為之罷舍人及臺諫王部上書肆意欺罔以與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

及為之罷帥官及御史謝景溫一言蘇軾則指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佚以此二人死彼二人

人是非得失數音朝陳升之罷韓絳王安石同平能逃聖鑑矣下同

章事安石嘗謂國亦其不附已者一時排斥新法諸賢不使之外佚則則則之海隅而用韓絳並相則同

惡相濟英立保申法十家為保五十一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選舉所服者二人為都保

正副凡保丁聽自曾布為中書檢正更科舉法

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安石言欲復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

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更音庚司馬光先自學士除樞副力

此嗚呼五經之在世猶五行之在天

五倫之在人也故不可春秋一經

自聖人筆削以來至宋千五百餘年

未有一人敢非而議之者也安石何

人敢目之以斷爛朝報言於其君貢

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

以進讀先儒胡氏謂斷國論者無所

折衷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能遏噫

春秋之經聖人親手所筆者世之叛

經楷經者有之矣未有廢經者也廢

石罪非止一端其

辭不拜數言新法之害上喻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

否曰不聞上曰外人云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

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館職策問專指

此三事策問光所為也光屢請外得永興移許州上

言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

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

鎮屢請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至是得請後四任提舉

嵩山崇福官請外光與安石不合故屢請出補外官永興宋名陝西西安西府曰永興軍京兆

郡移許光初出如永興本路青苗助彼得免後移知許州不赴上言之上一聲屢請不從判西京之請得

請得判西京故居洛十五年

苗錢徙知蔡州至是乞致仕脩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讒年六十一即乞謝事

立新法作新說罔
民以取利欺世以
盜名皆其罪之次
者也罪之大者惟
在于此蓋與廢后
叛國者同科若安
石者其萬世名教
之罪人歟陸九淵
曲為之回護不知
何見也
又繪上疏曰老成
人不可不惜今舊
臣多引疾求去范
鎮年六十有三呂
陽脩年六十有一
而致仕富弼年六
十有一而引疾司
馬光王陶皆五十
而求散地陛下豈
可不思其故乎
又按此時豪傑忠

及徙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惡之備求歸
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備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
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
壞朝廷延留之安石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亳州坐格青苗法徙知汝州先知之知宋鑒作
丞楊繪裏行劉摯以議新法罷勅精以親庶政天下
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望太平而自
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闢動
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
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久而均輸之法行
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
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
以偏舉其議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劑之推此以往
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有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
無能使少猥辨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為
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九政府謀議經畫獨
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斧
走乞巧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
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有水民
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

良上疏陳新法之
害幾十人皆遭安
石怒罷貶去流相
繼可不思其故乎
○罷差役行募役
法
○立大學三舍法
○行市易法
○行保馬法
○再補與其直令自
市三等以上十戶
為一保四等以下
十戶為一社以待
病斃通償者
○頒方田均稅法
○再補廣義神宗紛
々繆舉獨此粗為
可觀
○王韶上平戎策
再補初韶言措置
洮河只用回易息
錢未嘗輒費官本

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也。○罷差役行募役法。差役不驗
充役募役法。令人戶等第輸免役錢募人充役。初入學為
員外舍升上舍一百員。○行市易法。於京師置市易
貨在間遇有客商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行保馬
法。宋史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凡一匹官給以馬或與
封府界諸縣保。○頒方田均稅法。東西南北各千步
甲願養馬者聽。○置熙河
七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使
分地計量驗地肥瘠分為五等均足稅數。○置熙河
路以王韶為經畧安撫等使先是韶上平戎策謂欲
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
等郡吐蕃喃廝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
右臂安石以為奇謀始開熙河之役韶克河姚岷疊

文彦博曰：工師造物，初必小計，冀入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左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脩？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付度。豈為工師所欺也？彦博不復敢言。由是詔進計，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又廣義神宗與安石論邊，言一入而不可破，雖使路公如聖人，則亦未如之何矣。
○章惇察訪湖北，再補北江則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則舒氏有，四州田氏有二，州向氏。

宕等州。又據青唐咽喉之地，邊堠益斥，役兵之死亡甚多。

熙河路屬鞏昌、即臨洮、北府、上聲、復音伏、河湟水出、蘭州大、小、榆、谷、東、入、于、河、古謂、皇祐、中以、渭、州、地、置、古、渭、察、即、隴、西、郡、蘭、州、屬、鞏、昌、即、金、城、郡、鄯、音、善、州、屬、鞏、昌、喃、厠、囉、喃、音、格、色、囉、蕃、族、首、領、名、以、絕、云、言、若、得、熙、河、等、處、如、絕、西、夏、今、右、臂、河、洮、即、熙、河、路、岷、音、泝、平、聲、屬、鞏、昌、今、西、和、州、宕、音、唐、去、聲、屬、順、元、今、渠、州、青、唐、鄭、州、又、名、青、唐、咽喉、之、地、要、害、之、地、如、咽、喉、據、音、后、封、土、表、界、曰、據、十、里、一、置、五、里、一、據

○中書檢正章惇察訪湖北，始議經制南北江蠻辰州、南北江乃古錦州之地，接施黔牂柯，命章惇措置。

惇言：招諭梅山蠻徭，令作省戶，皆歡迎，其實殺戮浮

屍蔽江。

惇音教，察訪云云，惇為中書檢正，而承命察訪之蠻夷，辰州屬湖廣施州屬州南，牂柯郡屬川南，今珍州，徭音適，南夷別種，曰徭，省戶歸附之民，減省戶只。

○置詩書周禮三經義局，安石提舉呂惠卿及安

有五州，皆自太祖以來，受朝命隸辰州入貢者。

○置三經義局，流民入京城。

再補帝以久旱，選殿減膳，憂形于色。

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脩耳。今取免

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云々。

○求直言，再補時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

石子雱等為檢討。

○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監安

上門鄭俠畫為圖，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

之勢為圖來上，無一人以天下憂苦，妻子不相保，遷

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安上門逐日所

見百不及一，亦可流涕。況千萬里外哉！時以旱故求

直言，言者皆咎新法，上疑欲罷之。安石不悅，求去除

知江寧府。

太皇太后嘗問語帝曰：吾聞民間甚苦也，太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群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

時帝弟岐王顥在側，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

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

民每風沙霾曠扶
携塞道羸疾愁苦
身無完衣或茹木
實草根至身被鎖
械而負瓦揭木壳
以償官累々不絕
監安上門鄭俠乃
繪所見為圖發馬
適上之銀臺司
○行手實法
再補呂惠卿言免
役出錢未均令人
戶具丁口田宅之
實於是民益困矣
又初呂惠卿迎合
安石故驟得執政
既得志忌安石復
用遂逆云々韓絳
顯處中書事多掣
留不決數與惠卿
爭論度不能制
○行戶馬法

安石薦韓絳代已為相。呂惠卿為參政。時號絳為
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建議免役出錢不
均。出於簿書之不善。行手實法。惠卿既得勢。恐安石
復入。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
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衆間
白上。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聞命不辭。自金
陵七日至闕下。後數月。絳與惠卿相繼罷。監安上門
汴州城門
上書之上。上聲。下同。百不及一。百中無一。江寧府屬
江東。即金陵。已音紀。手實法。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
實。如有隱落。許以其三之一。付告獲者。尤賞。逆未至而迎之。曰逆間如宋。○行戶馬法。前
保馬法也。○判相州韓琦薨。琦天資忠厚。能斷大事。治平
間為首相。政事問集賢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太

再補史臣曰。琦相
三朝立二帝。厥功
大矣。當治平危疑
之際。而官幾成。雖
隙琦處之。裕如卒
安社稷。人服其量。
歐陽脩稱其臨大
事。次大議。垂紳正
笏。不動聲色。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可
謂社稷之臣。豈不
信哉。
○命韓絳如河東
割地
再補。遣使請遠來
議疆事。在甲寅七
年三月時。有琦上
言。乙卯八年三月。
遣使請遠來。言代
北疆事。此事在秋
七月。初帝得韓琦
疏。善其策。會王安
石。

事則自決之矣。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朝廷不從。
即命散給。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在鄉郡八年。而終御
製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集賢次相曾公亮
東廳參政趙鼎西
應參政歐陽脩。鄉郡琦本相州人。而判相州。故曰鄉
郡。兩朝云云。承仁宗英宗遺命。而有策立天子之元勳。
○命韓絳如河東割地。先是遼使屢至。言河東沿邊
增修戍壘。起舖舍。侵入彼國。蔚應朔州界。乞行毀撤。
別立界至。蓋遼人見朝廷招高麗。建熙河。西山植榆
柳。創保甲。築河北城池。創都作院。降弓力新樣。置界
北三十七將。疑有復燕之意。故以爭地界為名。觀朝
廷所以應安石斷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東西失
地七百里。鎮音軫。割地。割地與遼。西山在鞏昌。襄武
縣都作院。備兵器。三十七將名。号未詳。

票主... 卷之六... 五十二

石復相。蕭禧等又來。韓琦亦卒。帝問安石云云。遂為異日兵之端云。
又呂惠卿既出守陳。而華亭之獄久不成。王雱令呂嘉問及陳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手安石不知也。省使以告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言安石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扁以問。要言其情。安石答之。勇憤恚。疽發背死。
又于安石聞欽廉陷。已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彼之法。窮

復音伏。斷音端。素。○安石再相二年。屢謝病。子雱死。求去尤力。上益厭其所為。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自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之政。知上有富強之志。思所以濟其欲。謂立法當用小人。而後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富。邊鄙生事。徒多喪敗。而國未嘗強。西鄙自治平。未種諤取綏州。夏人即欲興兵報復。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大入寇。安石雖用王韶取熙河之策。徒構怨西蕃。致鬼章等屢為寇患。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所用沈起。劉彝。又生釁南方。交趾李日遵卒。子乾德立。起彝相繼知桂州。集土丁為保甲。於海濱集舟師。教水戰。禁止州

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極濟。安石益怒。自草勅。榜詆之。以趙鼎為安南招討使。宦者李憲副之。帥師討交趾。其明年交趾陷。邕州冬十月。王安石免。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又安石命書。有勿令齊年知之語。馮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用之。○蘇軾安置黃州。再補元年當依二

既代安石。蔡確鄧潤甫等共攻之。不能去。
之復音伏。鬼章。西蕃。大酋。交人。邕。欽廉。三州。屬海南。商音薛。十六。十。中。死。六。數音朔。確。苦角。切。
○元豐元年。知湖州蘇軾安置黃州。先是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怨謗君父。舒亶亦言。軾議時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明法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

中不著次第，但字得城中，語音耳。

又交乘由謂訊兵水利。

又豈是聞詔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謂訊禁鹽也。

又禮詩上二句云：察然相對敢相欺，直幹交雲未要奇。

又足命，即上文安置黃州也。李定等以軾訊時事必欲實之，死獄詞已成。

神宗憐軾，敗黃州團練副使安置。

又因索其所往來文字書簡，遂以二十二人為軾黨，譴成其罪。張方平、李清臣、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攽、辛

帝孫覺、曾鞏、王敏、劉摯、王廷堅、歐東道、吳瑄、戚橫、王侁、王鞏、王安禮、周敦、杜子方、顏復、
又三年詔中書詳定官制，即此元年當作三年。
又辛酉四年，夏，夏人幽其主秉常，官者李憲言，秉常見囚大舉征伐，此千載一時也。遂以憲等會陝西五路，師討孫固，歎曰：舉兵易，解相難，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首長自守。帝笑曰：此真亂生之說耳。固曰：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已屬李

教斥鹵變桑田。謹塩禁，則曰：豈是聞詔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塩，其他觸物即事，無不以譏諂為主。乃追軾繫御史獄，詔定與張璪推治。王珪言：軾有不臣意，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陛下。

形龍御天而軾彼水之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上本無意罪軾，吳充王安禮皆勸上容之。獄成而有是命，第軾亦坐救軾而貶坐。

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上實憐軾，尋移汝州，且復用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

湖州 屬淮西，業賑之也。強半大半也。明法唐制，有明法律律之書。鹵音魯，鹹地也。東方曰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法唐制，有明法律律之書。鹵音魯，鹹地也。東方曰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

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官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云云再奉伐夏在其五年按神宗一誤不懲喪心之在客何足責乎

又遺表略曰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聽明浸成禍患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囚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窮困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云云

又同對為句同對同召對也

○司馬光資治通鑑成

再補初光約戰國

王壽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光遂與列放刘恕范祖禹及子康瑞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

又何維祺曰人主負高世之責者恒患於善功人臣售遇主之術者多失於自用茲二者常相因為害可勝道哉宋自開國百餘年寓內久安神宗乃以不克復幽燕為病夙夜勵精欲雪數世之耻為前人所不能為於是逐殆盡惟任一合

奏慟哭門下中書侍郎門下省參政為門下侍郎中書省參政為中書侍郎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十五六十一損五六憲上之上上聲案音洛新城在銀州東南二十五里○富弼上遺表

言忠諫杜絕諂諛日進興利之臣為國歛怨又言西事大可憂望留聖念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不忘朝廷至是薨上聲為去聲下同公輔之望守輔聲望處音

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上不語視宗孟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宗孟尋罷司馬光資治通鑑成上即位之初已嘗御製序至元豐七年書始上初官制將行上欲取新舊人兩用之曰御史大夫非

司馬光不可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既而上有疾又曰來春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公著夷簡子也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二曰熙寧元豐厲精求治日昃不暇食平生不御畋游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奈何熙寧以來誤於安石元豐以後用事者終始皆安石之黨竟為天下患憤北狄倔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赤子無罪而死永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卒無一事如意崩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哲宗皇帝乃不之乃汝也邪音耶始上之上上

聲將音漿下同國是國家公論不沼之沼平聲復音伏失律沈起劉彝激變交人皇太子神宗第六子

票王下八

意之王安石、蘇引
邪、倭、恣、更、祖、宗、成
法、經、營、所、謂、富、強
者、既、而、民、怨、日、叢
外、患、日、熾、帝、至、中
夜、不、寐、遠、榻、而、行
悔、何、及、矣

立齋先生標註十八史畧讀本卷之六終

